13
2416
174

13
2416
174

香鑪一

增 呂大臨考古圖曰香鑪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四環 香譜曰香獸以塗金爲狻猊麒麟鳧鴨之狀空其中以熒香使香自口出以爲玩好復有雕木埏土爲之者

香鑪二

原 漢官典職曰漢尚書郎給端正侍女史二人潔衣服

半澤文庫

<2004-734>

執香鑪燒熏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　魏武上雜物疏
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鑪一枚下盤自副貴人公主
有純銀香鑪四枚皇太子有純銀香鑪四枚西園貴人
銅香鑪二十枚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銅博
山香鑪一枚　襄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貞宮嘗上厠
還過香鑪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
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爲我何如令君而惡我
愛好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嚬眉見者皆以爲
好其鄰醜婦法之見者走公便欲使下官遁走耶季和
大笑以是知坦　鄴中記曰石季龍冬月爲複帳四角

安純金銀鏤鏤香鑪　增開元遺事曰唐內庫中有七
寶硯鑪冬寒硯凍置之鑪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　大
明集禮曰宋宮中導從有女冠二人執香鑪香盤　又
曰元制以銀爲座上插蓮花鑪鑪上罩以圓球鏤綢縐
旋轉文於上黃金塗之　又曰明以黃金爲圓鑪大口
細頸巨腹三足飾以級花有蓋爲蹲龍形二飛鳳爲耳

香鑪三

原 銀塗　金鏤　晉東宮舊事曰泰元二十二年皇太子納妃王氏有銀塗博山連盤三升香鑪二下詳鄴中記　四周九層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緩作博山香鑪鏤作奇禽怪獸皆自然能動　增 金

貔貅 寶鴨 詩餘云金貔貅夜煖羅衣暗衰 香煙 古詞云寶鴨香凝神 蟠龍 睡鴨 王詩劉繪詩 唐李商隱詩曰睡鴨香鑪團夕曛 鳳口 鵲尾 李煜長秋云周氏居柔儀殿有玉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師子小三神卍字金鳳口嬰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金卍爲之 王琰冥祥記云費崇先少信佛法每聽經以鵲尾鑪置膝前 出煙 消冰事文類聚云宋超嘗露壇行道奮中香盡自然滿鑪中無火煙自出

置 車前用 盧諶祭法云香鑪四時祠坐側皆置徐爰家儀云婚迎車前用銅香鑪二 增 四人舉 二童捧 南史章龍向旺說亦歎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開元遺事云都下大豪士元寶好賓客務華侈嘗於寢帳牀前雕矮童二人捧寶鴨山鑪自瞑焚香徹曉記云會稽盧氏失博山香鑪使吳泰簽之泰曰此物質雖爲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閒闔風至遂發

原 吳泰簽 增 陶母夢異集

香鑪四

原 詩古詩曰四坐且莫諠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鑪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連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順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齊劉繪詠博山香鑪詩曰參差鬱佳麗合沓紛可憐蔽虧千種樹出沒萬重山上鏤秦王子駕鶴乘紫煙下刻盤龍勢矯首半銜蓮傍爲伊水麗芝蓋出巖間復有漢游女拾羽弄餘妍紫色何雜揉繆繡更相鮮麝麝

或騰倚林薄杳芊眠掩華終不發含熏未肯焚風生玉
階樹露湛曲池蓮寒蟲飛夜室秋雲沒曉天 唐溫
庭筠詠博山香鑪詩曰博山香重欲成雲錦段機絲妬
鄂君粉蝶團飛花轉影彩鴛雙泳水生紋青樓二月春
將半碧瓦千家日未曛見說楊朱無限淚豈能空爲路
岐分

賦梁昭明太子銅博山香鑪賦曰稟至精之純質產
靈岳之幽深經般倕之妙旨運公輸之巧心有薰帶而
巖隱亦寬裳而升仙寫嵩山之巃嵸象鄧林之芊眠方
夏鼎之瓌異類山經之淑詭制一器而備衆質諒茲物

之爲侈於時青女司寒紅光翳景吐圓舒於東岳匿丹
曦於西嶺翠帷已低蘭膏未屏鬱松柏之火焚蘭麝之
芳熒熒內曜芬芬外揚似慶雲之呈色如景星之舒光
齊姬合歡而流盼燕女巧笑而蛾揚超公聞之見錫粵
文若之留香信名嘉而器美永服玩於華堂 陳傅宰
博山香鑪賦曰器象南山香傳西國丁緩巧鑄兼資匠
刻麝火埋朱蘭煙毀黑結構危峰橫羅雜樹寒夜含煖
清宵吐霧制作巧妙獨稱珍淑氣氳氳長似春隨風本
勝千釀酒散馥還如一頓人

銘漢劉向熏鑪銘曰嘉此正器嶕巖若山上貫太華

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　李尤熏鑪銘曰上似蓬萊吐氣委蛇芳煙布繞遥沖紫微　梁孝元帝香鑪銘曰蘇合氤氳非煙若雲時濃更薄乍聚還分火微難盡風長易聞孰云道力慈悲所熏

熏籠一

原 方言曰南楚江沔之間籠謂之篝或謂之笅陳楚宋魏之間謂之庸君今熏籠是也

熏籠二

涼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以象牙爲籠上皆散花文後宮則五色　劉向別録曰淮南王有熏籠賦一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熏籠二又大被熏籠三衣

熏籠三

增 南史曰范述曾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徵爲遊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惟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　又曰卞彬性飲酒以大瓢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爲傅蠶室

熏籠三

原 詩齊謝朓詠竹火籠詩曰庭雪亂如花井冰粲成玉因炎入貂袖懷温奉芳褥體密用宜通文斜性非曲暫承君王指請謝陽春加　梁范靜妻沈詠五彩竹火籠詩曰可憐潤霜質纖剖復毫分織作迴風縷製爲縈綺

文舍芳出珠被耀綵接紺裙徒嗟今麗飾豈念昔凌雲

增 臨賀王正德詠火籠詩曰楨幹屈曲盡蘭麝氛氳銷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朝

原 啓梁簡文帝謝敕賚織竹火籠啓曰池水始浮庭雪向飛慈澤無涯時錫香被製此蘭枝雕斯早節文華九折用美十鑪

唾壺一

原 蔡邕表曰詔賜熏鑪唾壺朝廷之恩前後重疊父母之於子無以加此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魏襄王冢得玉唾壺一枚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雜物用有純金唾壺一枚 晉唐書曰張元昌爲左街副使用金唾壺 元史輿服志曰唾壺制以銀寬緣虛腹有蓋黃金塗之 法顯記曰月支國有佛唾壺白色似佛鉢

唾壺二

原 用瓦賀循葬禮云藏物令用瓦唾壺一枚

原 侍中掌輦近見崇禮不供褻器猶唾壺太后令易用金塗

增 塗金宋史云顯仁太后性節儉有司進金

復掌御唾壺朝廷臨邑之士莫不禁之口青白水晶唾壺各二口

澡盤一

增杜預奏事曰澡盤熨斗民間要用原異苑曰中朝有人畜銅澡盤旦夕恒鳴張華曰與洛鍾宮商相諧故聲相應鑪之乃止增大明集禮曰水盆古之洗也儀禮云設洗於阼階東南三尺口徑尺五寸天子黃金飾故明用黃金列辨俗謂芙蓉樣

澡盤二

原盛水世說云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厠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盆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增頻面宋史云李煜歸朝貢甚張泊以白金顏面器與泊泊不滿意原容五石魏武上雜物疏云御雜物有純銀盤又有容五石銅澡盤徑丈二述征記云長安逍遙宮門裏有澡盤面徑丈二

澡盤三

增傳明支廷訓新城侯洛盤傳曰侯姓陶諱以滌字子雪遠祖受帝舜型範家於河濱其後皆得賜湯邑以侯爵世其傳量頗容善令人革面此裹長定也重黙自處見人負累不忍於大庭廣衆斥之每於暗室屋漏中潛爲淘汰蓋恐翹人過亦乘其悔悟而漸移之耳人樂其善淘已也少有累輒就侯而謝絕焉侯亦不厭再三旋染

旋滌以汚入者必以潔出無有抱穢終者即其人素行修潔凡遇祭祀朝會婚媾不敢因其故必更經洗滌然後從事自王侯卿相聖仁節烈罔不嘉與之同清甚而深閨淑媛潛蹤屏息人莫窺其形影遷侯披襟露膈顯出之而無顧慮侯亦任與其潔弗拒也或以其隨投輒受幾於無辨鮮不指更新之路為藏垢之府矣侯自信固定也曰人見我在清濁之間不知我在清濁之外湛然靜止非關吾體紛然四應豈失吾常量雖善容而性實太銳偶為不檢者所觸不覺厲聲隨之體竟受傷多方保護終成痼疾惟孤竹氏諳其情性不忍聽汶汶者之偶阻於祓除也日夕曲為周旋彌其滲漏亦能勉與人濯磨賴以自新者時亦不乏迨後孤竹氏以衰朽告退侯亦不禁解體門牆遂索然冷矣其子姓散於四方者甚衆頹垣廢井皆其遺體所在

原銘武王盥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水溺於水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晉傳元澡盆銘曰與其澡於水寧澡於德水之清猶可穢也德之修不可塵也

澡灌一

原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金塗澡灌一枚　增又曰太子納妃有澡灌二枚　南史曰劉悛初與齊武帝

款好帝常至愛宅晝臥覺倦自捧金澡灌受四升水以
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　大明集禮曰宋宮中
導從有紫衣執金灌器一人　又曰明澡灌以黃金爲
之有蓋有提小口巨腹鈒花爲飾

澡灌二

原 惠遠銘惠遠法師澡灌銘序曰得摩羅
諸國志云月支國有佛一枚故以此銘荅之　月支有
石名羅勒色碧玉斑受水無定隨其多少

熨斗一

增 通俗文曰火斗曰熨　楊慎曰尉字從尸尸音夷平也後
世校尉廷尉皆取從上按下使平之義尉斗申繒亦使

之平　原 帝王世紀曰紂欲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
熱之使人舉不能勝輒爛手與妲己爲戲笑　淮南子
曰糟丘生於象箸炮烙始乎埶斗　注熱斗熨斗也紂見熨斗爛人手遂作炮烙之刑

熨斗二

原 三輔故事曰董卓壞銅人十枚爲小錢熨斗　增 晉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斗三枚　原 晉書
曰韓伯年數歲母殷氏以時大寒方爲作襦令伯捉熨
斗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袴伯曰火在斗中而柄尚
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　隋書曰尉遲迥反於鄴時李

穆在并州高祖恐其爲迥所誘遣使往布腹心穆遽奉
熨斗於高祖曰願以此熨安天下高祖大悅 增笑林
曰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鎗誤出熨斗便大驚惋
語其兒曰異事火未至鎗已被燒失脚

熨人

原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人

伏虎一

原周禮天官曰大尉掌王燕服凡褻器鄭司農云褻
伏虎二 溺器虎子也

增寶裝五代史云後蜀孟昶務爲奢侈溺器皆以七寶裝之 金飾明通紀云鄢懋卿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張甚至以文錦飾廁白金飾溺器飲食若流舊侍中親省起居故浴因謂執虎子如蘇則同古茂隱茂後見則嘲之曰仕宦不已執虎子 鬼魅

原侍中執魏略曰蘇則爲侍中吹人語欲食如生惟不見形彭思忽見鬼魅入其家能與彭思乃延道士逐之酒酸既設道士便擊敗召諸神魅乃取伏虎於人坐吹作角聲以亂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中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

鏡一

原釋名曰鏡景也有光景也 廣雅曰鑒謂之鏡

增潛確類書曰昔黃帝氏液金以作神物於是爲鑑凡十有五采陰陽之精以取乾坤五五之數故能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通其意以防魑魅以整疾病 軒轅內傳曰帝會王母鑄鏡十二隨月用之此鏡之始也 天中

記曰舜臣尹壽鑄鏡 原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於鑑爲銘焉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孔子家語曰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夫握方諸之鏡處深澤之下而上引太清物類相隨可不慎邪 增 魏名臣高堂隆奏曰陽燧名陰燧取水於月並入銅作鏡名曰水火之鏡古今注云燧銅鏡以銅爲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火出 原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也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勝物而無傷 韓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無以正鬚眉身失道無以知迷惑 申子曰豈不知鏡設精無爲而美惡自備矣 文子曰夫鏡不設形故能有形 呂氏春秋曰萬乘之主人之阿東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鏡其惟士人乎鏡明已也功細士明已也功大 淮南子曰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 又曰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扈盲者不可貽以鏡亂主不可舉其疵 又曰明鏡之始型蒙然及粉之以元錫摩之以白旃則鬚眉纎毛可得而察 又曰鏡便於照形承食不如竹簞 又曰莫窺形於生鏡而窺形於明鏡者以其易也 賈誼子曰

鏡儀而居無藏無執美惡必至各得其當　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鏡以耀明故鑒人也　又曰至人之道也如鏡有明有照有引有致　荀悅申鑒曰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鏡前惟順人惟賢鏡惟明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若夫測景之鏡亡鑒矣　抱朴子曰或問知將來吉凶為有道乎答曰用明鏡九寸自照有所見存七日則見神仙知千里外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四規鏡　唐地鏡圖曰欲知寶所在以大鏡夜照見影若光在鏡中者物在

下也　原陸機演連珠曰形過鏡則照窮

鏡二

原戰國策曰鄒忌身體昳麗朝服衣冠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妻曰君美甚又問妾及客皆曰徐公不如也明日徐公來忌窺鏡自視知不如徐公遠矣忌入朝見王曰臣美不如徐公臣妻妾客皆云臣勝妻私臣妾畏臣客求臣也今齊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莫不私王朝臣莫不畏王四境莫不求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乃令羣臣進諫諸侯皆朝齊　列女傳曰梁寡婦高行者榮於色敏於行梁王聞而聘之乃援鏡割鼻誓

王高其行號曰梁高行 續酉陽雜俎曰傑傒石岸石窟有方鏡徑丈餘照見人五藏秦始皇時號爲照骨寶在無勞縣山境 原東方朔傳曰郭舍人曰珠簏文章背有組索兩人相見朔能知之爲上客朔曰此玉之榮石之精表如日光裏如衆星兩人相覩相知情此名爲鏡也 續李氏録曰舞鏡有柄漢武帝時舞人所執鏡也 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宛轉繩繫身毒寶鏡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佩之者爲天神所福宣帝從危獲濟及紹大位持鏡感咽移辰以琥珀笥盛之 原魏武上雜物疏曰御

物有尺二寸金錯鏡一枚皇太子雜用物純銀錯鐵鏡四枚七寸貴人至公主九寸鐵鏡四十枚 應璩與夏侯孝智書曰遭值有道之世免致貧賤之患援鑑自照鬚已半白良可懼也 搜神記曰孫策既殺于吉每獨坐髣髴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後常治創方瘥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著衣大鏡尺八寸銀華小鏡一尺二寸竝衣紐百副漆奩盛蓋銀華金薄鏡三銀龍頭受福蓮花鈕鏁百副 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

餘廣三尺二寸暗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蕭方等
三十國春秋曰慕容垂攻鄴苻丕遣其從弟就請救乃
遺謝元青銅鏡黃金婉轉繩等以之爲信　白帖曰宋
文帝時青州城南望池中如水有影謂之地鏡　宋
書曰劉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
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悲泣不勝　梁書曰武帝起兵
東昏召王珍國以衆還都使出屯朱雀門爲王茂先所
敗及入城密遣郤纂奉明鏡獻誠於梁高祖高祖斷金
以報之後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存黃金何在珍國曰黃
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　古今詩話曰陳太子舍人徐

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衰德言謂公主曰國破必入權
豪家倘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鏡各分其半及陳亡
公主果爲楊越公得之德言爲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
人未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得詩悲泣不已
越公知之愴然召德言至還其妻　唐書曰高季輔爲
吏部侍郎善銓敘人物太宗嘗賜金背鏡一況其精鑒
又曰楊愼矜兄弟儀幹皆秀偉標置不凡弟愼名嘗
視鏡歎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此貌此才欲見容
當世難矣何不使我少體弱邪　異聞集曰唐天寶中
揚州進水心鏡一面清瑩耀目背有盤龍勢如飛動明

皇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鬚眉皓白衣白衣有小童衣黑衣呼爲元冥至鏡所謂鏡匠呂輝曰老人解造鏡爲汝鑄之庶愜帝意遂令元冥入鑪所扃戶三日戶開呂輝等搜覓已失龍護及元冥所在鑪前獲素書一紙云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遂降祉斯鏡可辟衆邪鑒萬物秦皇之鏡無以加焉又有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輝等移鑪以五月五日於楊子江心鑄之後大旱不雨葉法善祠龍鏡於凝陰殿須臾雲氣滿殿甘雨大澍

集仙傳曰尚書郎賈師雄久蓄古鏡嘗欲淬磨呂洞賓稱四處士於筒中取藥置鏡上曰藥少歸取之既去久不來止留詩一首於佛廬扉上云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豔長春須知物外煙霞客不是塵埃磨鏡人視鏡上藥已飛一點通明如玉　唐書曰韓休同平章事帝嘗引鏡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　又曰韋表微授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揃白冒遊少年問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媿陶淵明云　祕閣閒談曰徐鉉

得一鏡照面只見一眼　宋史曰王處訥少時夢人持巨鑑星宿燦然剖腹納之覺而汗浹月餘心胷猶痛因留意星曆占候之學深究其旨　徐延之曰景德二年有軍人楊起入鳳州道跡山於洞穴中得一鏡圍五寸背鑄水族回環三十二字銘曰鍊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面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窓繡幌俱涵影中詳其文乃粧鏡也　仇池筆記曰元豐中東坡至黃州獲一鏡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自白陽取鑄為鏡清明而光左龍右虎輔之兩旁其字如粟大篆款甚精妙白陽疑白水之陽其銅黑色如漆照人微小

原　金錯　銀華　上詳魏武雜物疏下詳東宮舊事　九寸　三尺　劉根別傳

云以九寸明鏡照面視其神不散疾患不入

中鏡徑有二三尺者下金盤龍雕飾有尺五寸者下之鑑別髮眉可數而辨不見太山　下詳抱朴子

豪成二人精思於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四人黃絹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辛苦幽微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鹿也　續搜神記云林慮山下有一亭人每過此宿者並病死時有鄧伯夷者宿於此明燭而坐忽有十餘人來自共博博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大鹿滾滾而出宋均注曰大珠有光可為鏡拾遺記云周穆王時幽州獻白玉如月鏡　珠光　石色　孝經援神契云神靈之月鏡如雪謂如石之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

象兵　照鬼　照大　抱朴子云昔張蓋踊及偶人有如石之鏡始叛草創新起未簡虜或持銅鏡以象兵

或負板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洞冥記云堂
蟾閣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中波祇國獻此青金鏡
照見鱷魅百鬼不敢隱形 鑒形
晞日秦嘉與婦徐淑書云頃得此鏡既明且好世所希有
意甚愛之故以相與淑答書曰今君征未旋鏡將何施
乎明鏡鑒形當待君至 孫承鏡賦敘云余昔於吳市
得鏡見即異之及晞日映水清朗瑩異光采流輝殊衆鑒
玷曠世精寶不貲之異物也 增生寒
透光 宋史云泰寧縣耕夫得鏡厚三寸徑尺有二寸照
見水底與月爭輝病熱者得之心骨生寒 夢溪
筆談云世有透光鏡背有銘文二十字以日光鑑文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 神物飛
精 外史檮杌云蜀王宗壽得一古鏡下有篆文十二字
忽照見一青衣小兒半酒樓上令人訪之青衣隨至
曰吾失此百年矣此神物也終當化去不若還我宗壽
出而與之青衣剖腹納鏡而去 龍城錄云長安任仲
宣家有寶鑑謂之飛精鑑者云三代物後有八字乃近
籀篆云水銀陰精百鍊玄鏡後仲宣南遊洞庭風浪泊
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持鏡而去且云此鏡水府
之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夢覺視篋已失所在
玻璃 愛璽梁四公記云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
玻瓈鏡內外皎潔置五色物於其前向明視
之不見其質問其價約錢百萬貫 方輿勝略云
滿剌加國出靈鏡老人不辨細書掩目則明 原
化鵲 剖鯉神異經云昔有夫婦將別破鏡人執半
以爲信其妻忽與人通鏡化鵲飛至夫
前其夫乃知之後人因
聞云元相國之鎮江夏
有光若殘星焉乃令人
往觀之至其所乃釣船焉詢彼
漁人云適獲一鯉乃攜來命剖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
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鬚爪皆具既
磨瑩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巾箱中及相國薨鏡亦亡
去

飾帶 整冠 傳曰鄭伯享王以后之聲鑒與之
山堂肆考云朱梁
時趙凝貌甚偉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
照之烏巾上微有塵即令侍伎持紅巾拂拭之 原見
好醜 王粲演連珠云臣聞觀於明鑑則疵瑕不滯於體
聽於直言則過行不累於身 鑒疵瑕 明
蔡氏清化論云鏡下詳抱朴子曰高懸大鏡坐
鄉
四鄰 六千里 淮南子
四鄰 天下

能明人好醜而不能好醜乎人厭魅魅照心膽抱朴子云道士以老魅不敢近若有鳥獸邪物照之其本形皆現鏡中西京雜記曰秦始皇有方鏡照見心膽張心動始皇輒殺之

晉煬帝屏 高宗殿 河洛記云隋煬帝甚喜奢侈幸江都王世充獻銅鏡屏帝甚喜擢江都通守武后意造鏡殿四壁皆鏡爲白晝祕戲地劉仁軌奏事入驚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適四海有數天子不祥上立命剔去

原臨安石 晉梓州有鏡堂世稱其麗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後改元乾德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怪之以示宰相皆不能荅翰林學士竇儀曰此必蜀物昔蜀王衍有此年號當是其歲所鑄也帝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乾德號 仁壽宇 宋史云唐書云天寶初有獻書闕下言巴蜀之間有石鏡見於巖畔仁壽之宇昭然可見

文苑英華序云衣冠嚴然王者唐書

金

花銀葉 茂林叢竹朝野僉載云唐中宗令揚州造方大鏡鑄銅爲桂樹金花銀葉帝每騎馬自照人馬並在鏡中宋朝類苑云熙寧末齊南陵耕者破冢得古鏡大小二枚徑六七寸明徹鑒人其背銘皆有字可讀大爲小篆小爲正隸附篆爲流水芙蓉茂林叢竹又爲孤陵野鶴下有老人倚杖岸幘逍遥其間附隸亦爲雜花皆古簡不可識其詞曰陰陽合配人心相親日月兩相會白玉芙蓉匣翡翠瓊瑤帶同心照心照膽保千春

原鸞鳥覩影 山雞鑑形 范泰鸞鳥詩敘云罽賓王得鸞鳥其毅不得夫人曰聞鳥得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照之王從其言鸞鳥覩影而鳴一奮而絕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木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鑑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

原母夢 白帖云梁到溉子鏡母初孕夢懷明鏡鏡經數日從空中擲下有人言曰還汝鏡勿責之遲遲

鏡因名

婦失 風俗通云魯相臧氏之婦忽失

晉容成 唐司空圖作容成侯傳詳後

壽光 王度古鏡記稱鏡爲壽光先生

芙蓉 酉陽雜俎云唐李固遇一老嫗言郎君明年芙蓉中狀元詩賦有人鏡芙蓉之語

及第明年果中狀元詩賦有人鏡芙蓉之語

其姥乃芙蓉神也

原 響應 王子年拾遺記云程王特沮渠貢火齊鏡人語鏡中響應

淳熙九年德興民家鏡自飛舞與日光相射

飛舞 宋史五行志云淳熙九年德興民家鏡自飛舞與日光相射

原 撲地 魏志云夏侯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爲將軍惇怒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

增 鑒水 松窗錄云李德裕長慶中廉問浙右會有秦淮垂綱下深處忽覺力重異於常時及舉水方半魚不獲一鱗但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波際漁人取視之庬厖見五藏六府血縈脈動因腕之而去

原 屈刀爲鏡 屈刀爲女顏色美好蓋山以爲夫人無幾物故蜀王於武都丈夫化爲屈刀爲鏡引武都成都葬之蓋地三畝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增 師曠鑄 博異志曰陳天寶中陳仲弓居洛陽清化里有大井常溺人一日有敬元穎請謁飾鉛粉衣緋綠衣曰此井有毒龍請命匠淘之匠入井獲古銅鏡夜見元穎謝曰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中第七者貞觀中爲許敬宗所隨其背有科斗書云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首陽山白龍潭鑄於鼻題云夷則之鏡

塗氏藏 李肇安石詩注云李士寧道人蓬州人先得塗氏所藏軒轅山鏡洞見遠近李曾爲蔡君謨正首骨出入張方平門下蓋異人也

出清液 古今注云平帝始元三年延陵西園神前大鏡背清液如汗水出狀

錬 池泥 拾遺錄云方丈山池泥百錬成鏡色青可照魑魅

原 祭家得 伍輯之祭家家中得小鏡一枚三破之尚猶明淨

開壙獲寶鏡 異記云盧彥緒曾開壙獲寶鏡一枚背是金花持以照日花如金輪之狀

原 見傾冠 抱朴子曰明鏡照之盡見藏府中所有一鐵鏡鑒物如水人每疾病以天寶遺事云葉法善有所滯之物以藥療之竟至痊瘥

照滯物 博異志曰夫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

朕嘗寶此三鑑以防己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

照室寢　樵牧閒談云孟蜀時軍校張敵得一古鏡模闊尺餘光照室寢不施燈燭將求磨滌之有賀士見而歎嘆曰久知寶在蜀中一見足矣然此鏡不久當亦歸耳敵益珍藏自得鏡無疾病

當奴婢　厭盜賊　雲角要占云厭盜賊法三月以小形銅鏡七枚埋申地秤七百斤土覆之坎深二尺五寸人為聘無奴婢以銅鏡當之人奴婢南蠻獠人俗婚姻以奴婢一

廣二尺五寸一照朱衣　筴令堅固琮布衣時曾一照之見朱衣吏導從他皆類此戒照之見前途吉凶沈掐伯兄為京寺丞衣緑往照之鑑不甚分明彷彿見人衣緋而坐不數月尋恩賜緋袍

見一緋袍　筆談云嘉祐中有吳僧持一寶鑑齎玉泉子云長興于相琮與舉人裴丘善丘有一古鏡素所寶者

燎一枚幽明録曰宮亭湖邊傍山門有石數枚形圓若鏡明可鑑人謂之石鏡後有人以火燎之光明瑩然不為土所蝕

破三段　麈史云安陸石巖邨耕夫得一鏡光明如人眼亦失明

枚至不復光明

仙銅傳　清異録云王希

默簡澹無他好唯以對鏡為娛整飾理鬢終日無倦以杜子美有勳業頻看鏡之句遂作策勳亭自號勳叟收古今善鏡典衣償無難色居長洲結親友之蓄異鏡者數人間日會飲出鏡傳玩評品抵掌極歡而罷鄉人目曰鏡社又集載凡言鏡者成十卷號仙銅傳

古鏡記　隋王度作

古鏡誡　執鏡誡唐長孫佐輔有

對鏡吟　唐長孫佐輔有對鏡吟見後

馮尉卬鏡　新語云馮履謙人張懷道住河陽嗣與之咸曰維揚之美者甚嘉也謙曰此張公所致也吾效與謙有舊餉一鏡謙召縣吏徧示謙曰謙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聞者欽

呂相辭鏡　歸田録云呂蒙正為相有朝士藏古鏡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辭之

尚

表裏有明　西京雜記云高祖初入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來照之則一毫細倒見以手捫心來則見腸胃五藏歷然無疑

必察 漉陽記云石鏡在山東上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毫細必察故號石鏡

循市問疾 列仙傳云負局先生語似燕代人因磨鏡循市每問主人無有疾苦者若有輒出紫丸赤藥與之

取資會葬 海內士品曰徐穉子嘗事江夏黃公公卒穉子行資以致奠摩鏡具自隨每所在賃摩鏡取資然後得前既至祭畢而退

魅置覺中 續搜神記云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已一年中吉凶利可取廣州二大覺盛水置牀張獻之某時撤覺去水如此其災可消璞曰當有小不吉角名曰鏡好以厭之慎不知所在後撤去水乃見所失鏡在於覺中覺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復令筮鏡覺之意璞曰覺違期故致此妖邪魅所爲無他故也使燒車轄而鏡立出

鬼內器裏 異苑云晉孝武將寢之太元中忽有鬼怪攝取大鏡以內器裏與諸人私相講習車中武子欲問謝謂袁彥伯曰不問則重勞二謝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

未嘗屢疲 世說云晉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車中武子欲問謝謂袁彥伯曰不問則重勞二謝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

不可以茹 毛詩度也但知方圓不能度眞僞

篆三公 齊書云綦毋珍之有銅鏡背有三公字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

影成一相 天寶遺事云宋璟未第時於日中覽鏡鏡影日成一相字以此自負遂修相業後如其志

蝕亦昏 隋唐嘉話云蘇威有鏡日蝕鏡亦昏黑無所見威疑左右所污不以爲意他日日蝕半鈹其鏡亦半昏如之方是始寶藏之乃鏡聲也

月盈則見 墨客揮犀云慶曆中有官者謫居維揚藏古鏡圓徑尺餘云是禁中舊物背鑄兔形甚精巧每至月滿夜持鏡當月照之則見兔形却在鏡中

蘇綽舊物 隋唐嘉話云御史王度家有寶鏡云是蘇綽家舊物大業中有外國僧至云宅上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但以金煙熏之玉水洗之金膏塗之珠粉飾之雖藏泥中不晦矣蒲陝間疫甚度令小吏張龍駒持鏡照之諸病者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並愈其夜龍駒夢一人朱冠紫服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

芸叟家藏 畫墁錄云宋張芸叟家藏古鏡傳爲楊妃故物經八許厚七分背文精古有銘其略曰粉黛交映珠簾對看潛窺聖淑麗則常端服飾部

照數不可以茹 毛詩度也但知方圓不能度眞僞

增背

十里南墅閒談云何遠幼隨父宦河朔有人持古鏡云可照數十里因試之郊外鏡中隱隱如飛蠅不絕詢之乃二十里開河鄰土空中也應十二時潛確類書曰范文正公家古鏡背鑄十二時如博基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博基子每至此時則博日夜號泣母嘗告隋貌類父遂終身不引鏡

路隋不引唐書曰路隋方嬰孺知父泌死賊中

韓皐弗視唐書曰韓皐貌類父既孤不復視鏡

鏡五

原詩梁簡文帝鏡詩曰鍮銖恒在側誰言覽鏡稀如冰不見水似扇長含暉全開玳瑁匣幷卷織成衣脫入相如手疑言趙壁歸　高爽詠鏡詩曰初上鳳皇墀此鏡照蛾眉言照長相守不照長相思虛心會不採貞明空自欺無言此故物更復對新期　何遜詠鏡詩曰珠簾旦初卷綺機晨未織玉匣開覽形寶臺臨淨飾對影獨舍笑看光時轉側聊爲出顦顇眉試染天桃色寶釵如可間金鈿畏相逼蕩子行未歸啼妝坐相憶　朱超道詠鏡詩曰折花須自插不用暫臨池當由可憐面偏與鏡相宜安釵釧獨響刷鬢神俱移唯餘心裏恨影中恒不知　王孝禮詠鏡詩曰可憐不自識終爾因鏡中分眉一等翠對面兩邊紅轉身先見動含笑逆相同猶嫌鏡裏促看人未好通　周庾信詠鏡詩曰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月生無有桂花開不逐春試挂淮南竹堪能見四鄰　陳孔範和陳主詠

鏡詩曰虎賁愁興日龍鏡覽顏時懷恩未得報空歎髮如絲　隋李巨仁賦得鏡詩曰魏宮知本姓秦樓識舊名鳳從臺上出龍就匣中生無波菱自動不夜月恒明非唯照佳麗復得厭山精　唐白居易詠百鍊鏡詩曰百鍊鏡鎔範非常規夙晨置處靈且奇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瓊粉金膏磨瑩已化爲一片秋潭水鏡成將獻蓬萊宮揚州長史手自封人間臣妾不敢照背有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爲天子鏡我有一言聞太宗太宗嘗以人爲鑑鑒古鑒今不鑒容四海安危居掌內百王理亂縣心中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銅　李益府試古鏡詩曰舊是秦時鏡今藏古匣中龍盤初挂月鳳舞欲生風石黛曾留殿朱光適在宮應祥知道泰鑑物覺神通肝膽誠難隱妍媸信易窮幸居君子室長願免塵蒙　仲子陵府試古鏡詩曰萬里秦時鏡從來抱至精依臺月自吐在匣水常清爛爛金光發澄澄物象生雲天皆洞鑒表裏盡虛明但見人窺膽全勝響應聲妍媸定可識何處更逃情　張佐府試古鏡詩曰樓上秦時鏡千秋獨有名菱花寒不落冰質夏長清龍在形難掩人來膽易呈昇臺宜遠照開匣乍藏明皎色新磨出圓規舊鑄成愁容如可鑑當欲拂塵纓

劉禹錫摩鏡篇詩曰流塵翳明鏡歲久看如漆門前負局生爲我一摩拂蘚開綠池滿暈盡金波溢白日照空心圓光坐幽室山神海氣沮野獸眞形出却思未磨時瓦礫來唐突　薛逢靈臺家兄古鏡歌曰一尺圓潭深墨色篆文如絲人不識耕夫云住赫連城赫連城下新耕得鏡上磨瑩一月餘日中漸見菱花舒金膏洗拭鉏澀書黑雲吐出新蟾蜍人言此是千年物百鬼聞之形暗慄玉匣曾經龍照來豈宜更鑒農夫質有時霹靂半夜驚窗中飛電如晦明盤龍鱗脹玉匣溢牙爪觸風時有聲耕夫不解珍靈異飜懼赫連神作祟十千壻與

靈臺兄百丈靈湫坐中至溢匣水色如玉傾兒童不敢窺泓澄寒光照人近不得瞥然雷電秋中生吾兄吾兄須愛惜將來慎勿虛拋擲興雲致雨會有時莫遣紅妝藏靈跡　李羣玉古鏡詩曰明月何處來朦朧在人境得非軒轅作妙絕世莫並瑤匣開旭日白電走孤影泓澄一尺天徹底涵霜景冰輝凜毛髮使我肝膽冷雲天入掌握爽朗神魄靜不必負局仙金沙發光炯陰沈畜靈怪可與天地永　宋汪藻古鏡行曰我有辟邪鏡得之咸陽宮其陰爲天池一母將九龍旁書負圖字土蝕如旋蟲緘以驗雜珍妙極僅之工請言照遠近千里秋

毫空豈不鑒脂澤所貴肝膽通問誰爲此器太古非人
功客聞重歎息意欲窺靈蹤高臺不辭倚恐客難稱容
緬窮匣半啓四室來悲風日車當晝留羞澀如頑銅森
然鬢上指凜若凌霜鋒我還撫客手此豈世寶同揮淚
兩無言掩鏡聲囊中　元吳炳詠古鏡詩曰雁去悲銀
海蠙蟠泣鬼工黃腸迷漢柏野火上秦蓬濃翠疑螺黛
鮮硃漬守宮漆添燈暈黑文滅繡奩紅一旦珠還浦千
年劒出豐霧餘空黯澹雲在月朦朧伏獸銜絲結蒙絺
畫羽蟲粉緜施宛轉臺玉刻玲瓏匪茹曾申誡惟明可
保躬他時錫盤鑑來照夢中熊　明劉基古鏡詞曰百

鍊青銅曾照膽千年土蝕萍花黯想得元宮初閉時金
精夜哭黃鳥悲魚燈引魂開地府夜夜精光射幽户盤
龍隱見自有神神物豈肯長湮淪願循蟾蜍騎入月將
與嫦娥照華髮

【原】賦晉傅咸鏡賦曰順陰位於西裔采秋金之剛精醮
祝融以致虔命歐冶而是營晞日月之光烈儀厥象乎
曜靈清邈明水景若朝陽不將不迎應物無方不有心
於好醜而衆形其必詳同實録於良史隨善惡而是彰
猗猗淑媛峨峨后妃眷奉榮之零悴懼玉顏之有衰盼
清揚而自鏡競崇姱以相暉若乃雲髻亂於首赬黛渝

於色設有乏於斯器兮孰厥貌之能飾與喑瞽而同昧兮近有面而不識君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飾則內省而自箴既見前而慮後則祗畏於幽深察明明之待瑩則以此而洗心觀日觀之有瑕則稽訓於儒紳夫然尚何厥容之有慢而厥思之有淫　梁劉緩照鏡賦曰夜籌已竭曉鐘將絕窗外明來帷前影滅荊王欲起侍妾應還前齋上幔內閣除關開屏易疊卷簾難扳搔頭斂髻釵子縈驩階邊就水盤中光映訝宿粉之猶調笑殘妝之不正欲開奩而更飾乃當窗而取鏡臺本王宮氏姓溫背後銘文宜子孫四面迴風若流水勾欄匼匝似城

門分明似無礙影前彌可愛近來顏色不須紅即時好眉猶約黛世間好鏡自無多唯聞一箇比嫦娥曾經玉女照屢被仙人磨論時不假著法用自應須夏天金薄漠秋日寶茱萸銀纏辟鬼咒翠厄護身符空處宜應描非是畏釵梳　周庾信鏡賦曰天河漸沒日輪將起燕噪吳王烏驚御史玉花簟上金蓮帳裏始摺屏風新開戶扇朝光晃眼早風吹面臨桁下而牽衫就箱邊而著釧宿鬟尚卷殘妝已薄無復脣朱纔餘眉蠆上星稀黃中月落鏡臺銀帶本出魏宮能橫却月巧挂迴風龍垂匣外鳳倚花中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值鏤五色之

盤龍刻千年之古字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辟上菱生暫設妝奩還抽鏡匣競學生情爭憐今世驕齊故略眉平猶剃飛花塼子次第須安朱開錦踰黛雜油檀脂和甲煎澤清香蘭量髮驕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懸媚子於搔頭拭釵梁於粉絮梳頭新罷照著衣還從妝處取將歸暫看弦繫懸知纈縵衫正身長裙斜假襻真成簡鏡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閨中也自隨

唐趙自勵八月五日花萼樓賜百官明鏡賦曰偉其爛矣光生炯爾明發色洞秋水精函夜月均曲池之引照或淺或深比太陽之圓明不盈不闕咨爾千品勗爾萬官欽哉明主之錫訓爾為臣之難手平者必正體靜者必安水清則鑑徹表直則影端居澡濕而不變是之謂可久無小大而虛受是之為內寬可以勵心者堅白可以接翼者鵷鸞擬茲鏡之在匣則何憂乎考槃於是羣公卿士警扈仙蹕寵賚自天恩深此日執明鏡者無所私其照對明鏡者無所隱其質並陳力以効能各呈材而獻術莫不再拜稽首奉承天子之休備有德於咸一　崔膺金鏡賦序曰鏡之鑒也雲不能蔽風不能搖涵虛待物物莫之撓有同君子執恒德不惑於變故志而賦焉賦曰太陰之精流

爲金英隱耀山谷待人啓明在鏡未辨因扣得聲良工
懷擇銷鍊專誠我非工不能成器工非我無以發名於
是考斗建候天清波上飛燄日中鑄成磨洗既畢澄瑩
秋日玉匣初開寒光飛出仰映晴空天地洞通萬象在
中虛涵不窮湛爲寒潭搖爲飛電任在公以無心有妍
媸而自見鬼無遁靈怪無隱形潛應變蝕氣運清冥向
陽烏而燧發照金波而水泠或青春曉霽挂於黃庭照
耀承霤皓景延晝乍見紅顏之外透忽驚粉辟而中漏
待物以虛無大不受煙蘿遥列於階前青翠倒寫於堂
後或夜懸高閣或遠臨澄江色合天而爲一規分月而
成雙光蟾躍影於藻井姮娥飛豔於前窗有時深房傍
在暗辟隔簾帷之重掩誘雲山而入隙方高臨以思元
見寥天之凝碧若乃窮陰歲暮風沙號怒雲掩七曜而
光絶波揚百川而影滅宇宙晦蒙我獨皎潔羣物蕩搖
不撓澄徹時清則動日月而揚輝天昏則與氣霧而迴
別人皆持此以飾容余將鑒之以明節　張彙千秋鏡
賦曰考工垂典匠人有作或鑄或鎔是磨是削刻以爲
龍鏤以成鵲初臨玉扆透鸞影而將飛末對金墀拂菱
花而不著徒觀其用之則滿舍之則虛固無私於物類
非取鑒以焉如爾其提握見重光芒未歇若清潭之無

泥類瑤池之有月如以題古字隱盤龍無藏菲薄無漏
纖濃映空而天地且霽照遠而山河更重豈獨淋漓玳
瑁之牀澄徹芙蓉之帳熒熒綺疏之下皎皎青樓之上
有美人兮無良媒飾蛾眉而相向者也　喬琳太原進
鐵鏡賦曰晉人用鐵兮從革無方其或五金同鑄百鍊
爲鋼雕鐫而雲龍動色磨瑩而冰雪生光爛成形於寶
鏡期將達於明王故有徹侯居守方物底貢擇使而天
驩共飛登車而海月相送妍媸之鑒已久肝膽願呈者
衆鏡之既明星衢是亨列照而三光共霽凝輝而四海
俱清應人無疲知道不虛受處已不厚見心乎砥平若
乃宇宙清朗提攜偃仰旁窺而山澤入懷俯視而雲霄
在掌雖因時而委照不候物以呈象圓規可轉處順之
物攸先勁質無虧持盈之道彌張墨客因進而歌曰金
之精兮衆寶所參鏡之明兮羣象所含清至瑩兮氛埃
不雜明至察兮醜類相慙幸忝秦臺之一鑒與飛鵲而
圖南　何據鏡花賦曰金鏡精寶兮珠秀華臺插珊瑚
之樹鈎垂菡萏之花映若無質循則有體洞碧空其何
際澄清潭其絕底鸞舞翻於瞳曨龍怒鱗於清泚淮南
王懸而玩之東方朔見而稱曰此瑾瑜之榮碔礆之英
負陰而內景冰徹面陽而外景花明惚兮恍其中有象

杳兮冥其中有精爾乃遇妖閑之佚女值清爽之芳時爭捧鴛匣臨乎鳳墀皎玉之明如雪之皎度翠辟以星落薄乘鹿而霜畱拂高凌深緣隰入奥乍滅沒而在空遂迷失其所造徒美夫不根不蔕扈煌煌若漢皐靈媛解仙佩洛川神女獻明璫似珠玉之皎皎日月之相望芒角璀錯罔兩搖揚至用在無兮搏之不得極虛爲有兮應而不藏淮南王曰旨哉大夫之體物也　又古鏡賦曰此鏡何代良工鑄成四規是徹百鍊彌輕裁冰比麗止水侔清時開寶匣以厭山精時既荷於提挈敢有疲於將迎所以圖象

必盡遇態必呈天地不藏毫髮不形悅孤鸞之舞影怨垂淚之表情曉挂玉堂將助晴陽之照夜流金鵲不讓太陰之明夫其月曙開奩窗昏啓闥目短自見因君以達髮亂未理待我將豁曩者久積氛霧半霑沙土蟾埋影澀痕深翳聚其性不耗其器不窳何造化之寄物歷春秋之萬古幸得懷鉛研治負局斯臨盤龍發彩元兔生陰簌筒見賞淄塵不侵鑒窮高遠光燭湮沈舉棄物於未廢喜昔人之遺音何異荊山辨玉豐城識劒莫莢虧而轉麗平冰鋪而不陷近日而陽燧無燄向人而元髮奪鑒若乃秦樓對月魏乘臨珠共照而車中轉麗雙

明而臺上不孤持衡在人銓署重其進退元龜不遠掌握通於有無夫其創物斯妙成規作典蓋視有同異而鑒無深淺秦得金以龍興夏亡玉而國殞喻無不至作戒示於後昆湛而不流比水通於上善國工是作端形是託將審已於寸心察衆人之所惡　王起照寶鏡賦曰先賢鍊金鏡之英照懷寶之精寶之產兮逾祕鏡之瑩兮至明藏諸土中雖沈埋而爲恨引於地表終錯落而皆呈將竭工巧灼爍堅貞以通幽爲用以利物爲情豈惟雕盤龍而耀彩鏤飛鵲而增榮若乃金玉方潛珠璣不出或山藪而埋照或土石而混質連城之價蔑聞照乘之光遂失雖卞和之欲獻我色猶深雖隋侯之見求我藏猶密然後玉匣啓銀華溢用物而不將不迎隨人而無固無必乃夜入榛蕪傍求瑾瑜冰彩前射月華正孤將善價而無隱與佳氣而相符在樓臺之中我用無展當藍田之下厥道斯殊遂使的皪珠色朗然合契皎潔瓊華洞然無翳時映山元之氣乍透菱花之際璞由是而成琢金因之而作礪是知鏡能融朗寶莫沈潛彼照膽而必徹此藏器而無淹集琬琰之資鸞形乍合騰磨礱之色虹氣斯占固其涵清明之質體虛無之道滿堂由是而獲珍厚地詎聞乎藏寶豈比夫魏宮之所

施秦臺之所持鑒鉛華之小者曷懷異而求之況有處幽沈戢光耀媿無不琢之質復仰無私之照

銘漢李尤鏡銘曰鑄銅爲鑑整飾容顏修爾法服正爾衣冠　晉傅元銘鏡曰人徒鑒於鏡止於鑒形鑒人可以鑒情　梁簡文帝鏡銘曰金精玉英氷輝沼清高堂懸影仁壽摛聲雲開月見水淨珠明　陳江總方鏡銘曰此鏡以照著衣鏡背圖刻八卦二十八宿仁壽殿前無以加斯雕麗也元杼命巧仲呂呈祥金鐫石漢銅鑄丹陽價珍負局影麗高堂圖星擬蓋寫卦隨方明齋水止照與天長增輝兔苑永侍龍光

增古鏡銘曰仙

山並照知水齊名花朝豔采月夜流明龍盤五瑞鸞舞雙精傳聞仁壽始驗銷兵　古鑑銘曰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左龍右虎向三光朱雀元武順陰陽尚方作鑑眞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

增傳唐司空圖容成侯傳曰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採其先因秦時蜩發請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誡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修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

鬚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爲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圓方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爲背面不相副炯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竟被擯斥後亟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俾道其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居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爲輕薄子權戚中或撫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蓋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既稍進炯又鄙其爲人乃復以讒廢歸老於家太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模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喘息自廢故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側與冠冕者偕進號爲壽光先生其後子孫稍衰流寓太原者始尚元亦以精鍊見重至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然不善晦匿果爲邪醜所疾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哉

鏡臺一 鏡亜

魏武雜物疏曰鏡臺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

純銀七子貴人公主鏡臺四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服用有琱瑁細漏鏡臺一　劉義慶世說曰劉聰爲玉鏡臺溫嶠辟劉越石長史北征得之後娶姑女下具御史中丞劉禎奏請以見事免朗所居官　嶠酉陽雜俎曰元和初海陵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倍異之因發其下得甕匣十三重各匣一鏡第七者光不蝕照日光環一丈其餘規銅而已

鏡臺二

原 琱瑁見前　珊瑚古詩曰珊珊鏡爛生光　七寶三國典略曰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戶每戶有一婦人執鏁扞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啓婦人各出　純銀見前

鏡臺三

原 詩南齊謝朓詠鏡臺詩曰玲瓏類丹楹迢亭似元闕對鳳懸清水垂龍挂明月照粉拂紅妝插花理雲鬢玉顏徒自見常畏君情歌　唐陳叔達入關詠空鏡臺詩曰即令裝飾廢彫零衢路間嫦娥與明月相共落關山

補 韋應物雜體詩曰沈沈匣中鏡爲此塵垢蝕輝光何所如月在雲中黑南金既雕錯鑿帶共輝飾空存鑑物名坐使妍媸惑美人竭肝膽思照冰玉色自非磨瑩

工日日空歎息　李白詩曰明明金鵲鏡了了玉臺前
拂拭交冰月光輝何清圓

步搖一

原 釋名曰皇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亦言副貳兼用衆物成其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也 增 古今注曰紂作步搖

原 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搖　傅元豔歌行曰首戴金步搖耳繫明珠璫

步搖二

增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黃金步搖

原 東觀漢記曰鄧太后賜馬貴人步搖一具　續漢書輿服志曰太后入廟爲花勝上爲鳳以翡翠爲毛羽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桂枝相糺八爵九華熊虎赤罷天鹿辟邪　增 江表傳曰孫皓使尚方以金作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命更作

原 晉書曰慕容氏祖莫護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　晉令曰步搖斂髮皆爲禁物　增 東宮故事曰太子納妃有步搖一具九鈿函盛之　北夢瑣言曰唐宣宗嘗有金步搖未能對溫庭筠以玉條脫對之帝賞焉

步搖三

原 詩梁范靜妻沈氏詠步搖花詩曰珠花縈翡翠寶葉間金瓊翦荷不似製爲花如自生低枝拂繡領微步動瑤瑛但令雲髻插蛾眉本易成

叙一

原 釋名曰叉枝也因形名之也　華陽國志曰涪陵山有大龜其緣可作叙世號靈叙

叙二

原 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昭靈閣有神女留一玉叙與

帝帝以賜趙倢伃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共謀欲碎之明旦視之匣惟見白燕直升天去故宮人作玉釵因改名玉燕釵言其吉祥 增趙飛燕外傳曰趙后手抽九雛釵爲昭儀簪髻 原列女傳曰梁鴻妻孟光荆釵布裙 續漢書曰貴人助蠶戴璹瑁釵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獻帝爲李傕所敗帝傷趾伏后以繡綈拭血刮玉釵以覆創應手創愈 又曰魏文帝納美女薛靈芸有獻火珠龍鸞釵帝曰珠翠尚不勝況龍鸞之重乎 增又曰魏明帝時昆明國貢欵金鳥常吐金屑如粟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宮人因相嘲曰不服辟寒金

那得帝王心 原又曰石崇愛婢翔風剡玉爲倒鳳之佩瑩金爲鳳冠之釵結袖繞楹舞於晝夜使聲聲相接謂之恒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 增唐書曰永寧王相國涯居位實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女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後釵爲馮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爲郎吏妻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 又曰唐末世俗尚以琉璃爲釵釧近服妖也拋家流離皆播遷之兆云 宋史曰李及素謹厚知秦州將吏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

於市吏執以來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士驚服　廣輿記曰夔州八陣磧有武侯廟夔人每歲人日出游磧上婦人拾小石可穿者繫釵頭以為一歲之瑞

釵三

簪髾　挂冠　晉令云六品以下得服金釵以簪髾三品以上服爵釵　司馬相如美人賦云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　金環　南海豪富女子以金銀為大釵執以扣銅鼓故號為銅鼓釵　宋玉諷賦曰臣常出行僕飢馬斃釵表別離耳服璅瑣釵　璅瑁　翡翠　繁欽詩云何以被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嫗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主人之女為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歡臣食以翡翠之釵挂臣冠纓臣不忍仰視

龍　刻九鸞　杜陽雜編云大曆中日林國貢龍角釵二類玉而紺色上刻蛟龍之形帝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池有紫雲自釵上起遂化二龍騰空而去又云咸通中同昌公主有九玉釵刻九鸞皆五色有字曰玉兒其巧妙非人工所製公主一日晝寢夢絳衣奴云潘淑妃取九鸞釵釵遂亡咸曰玉兒潘妃小字也

原　曜首　秦嘉與婦書云今致寶釵一雙價直千金可以曜首淑荅曰未奉光儀則寶釵不設　同心　馬虞子贈婦書云含服同心釵　金雀　陳思王美女篇云頭戴金雀釵腰佩翠琅玕　駭雞　黃香九宮賦曰連明月以為懸刻駭雞以為釵

金鳳　古今注云釵子蓋古笄之遺象也秦穆公以象牙為之始皇以金銀作鳳頭以玳瑁為脚號曰鳳釵　蟠龍　古今注云蟠龍釵梁冀婦所製

三十隻

晉山陵故事云后服十二行古有玳瑁釵三十隻　付使者　江漢傳云魏文帝遣使於吳求玳瑁三點釵羣　詞云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

臣以爲非禮咸欲不與孫權敕付使者班賜北征將士

原 戲著閣頭　夢置榻上

戲以銀釵著戶閣頭　金釵婦與之吾乃置戶榻上忘向婦說婦夢見季死前金釵在戶上婦取得發哀一年季却還家

賜將士　宋書云泰始三年以皇后以下六宮金釵千枚

明道指釵山堂肆考云程明道未能言時叔母抱之遊戲不覺隨釵數日乃覺尋不獲明道以手指示叔母抱隨所指尋之乃獲

思永還釵　又云宋彭思永八九歲時晨出就學拾一金釵默坐

其處以候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付之吏謝以金不受

留釵訪家　太平御覽云王達妻衞氏爲鮮卑所掠路由章武臺留書并釵釧訪其家焉

見釵移墳　幽明錄云潯陽參軍夢一婦人跪稱先葬近水涇沒誠能相救離不富貴可薄免禍參軍曰何以爲誌婦曰君見渚上有魚釵即我也明旦覓見一毀墳上有釵移置高處十餘日參軍行至東橋牛奔趨水垂隨忽轉遂得無恙

仁宗

拔釵爲願　異苑云吳郡有徐君廟東陽長山縣吏李瑁至富陽有白魚跳婦前剖腹得所願釵事尋解

增 隋釵爲卜　宋史云李宸妃莊重寡言眞宗以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墮妃惡之帝以卜釵完當爲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生

原 詩　梁湯僧濟　深井得金釵詩曰昔日倡家女摘花露井邊摘花還自插照井還自憐窺窺終不罷笑笑自成姸寶釵於此落從來非一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如鮮此人今何在此物今空傳

增 唐王建　開池得古釵詩曰美人開池北堂下拾得寶釵金未化鳳皇半在雙股

齊細花落處生黃泥當時隨地覓不得暗想窗中還夜啼可知將來對夫壻鏡前學梳古時髻莫言至死亦不遺還似前人初得時　又失釵怨詩曰貧女銅釵惜於玉失却來尋一日哭嫁時女伴與作妝頭戴此釵如鳳皇雙杯行酒六親喜我家新婦宜拜堂鏡中乍無失髻樣初起猶疑在牀上高樓翠細飄風塵明日從頭一片新　張籍古釵歎詩曰古釵墜井無顏色百尺泥中今復得鳳皇宛轉有古儀欲爲首飾不稱時女伴傳看不知主羅袖拂拭生光輝蘭膏已盡股半折雕文剗樣無年月雖離井底入匣中不用還與墜時同　宋謝翱古

釵歎詩曰刑徒鬼火去飄忽息婦堆前殯齊發白煙淚濕樵叟來拾得慈獻陵中髮青長七尺光照地髮下宛轉金釵二持歸熏沐置高堂包裹恐爲神所將妻兒朝拜復暮拜冉冉臥病不得癒省知天物厭凡庸夜送白龍潭水中叩頭却顧祈免死永入幽宮伴龍子　元吳嵩古釵歎詩曰何年美人寶釵失深井沈泥汚玓瓅一朝拾得再揩磨三回五回看歎息雙鸞匹鳳兩股勻終然汙色難爲新當時光瑩照頭上有似桃李搖青春今人不識古儀狀寶釵雖好非時樣爲君插罷擁髻悲物無貴賤皆隨時　明詹同古釵歎詩曰黃金作釵分兩

股青髮如雲鳳雙舞照見臙脂井水香後主宮中數千女一朝野花成綺羅但見兔迹狐蹤多有人拾得古釵賣腸斷當年玉樹歌　朱多炷以古玉釵寄馬姬詩曰千有餘年兩鐺股傳玩微霑漢宮土當時貴姊應嘉辰此物曾經踴躍陳同心七寶荅花結連理交枝竹節新昭陽燕子無消息瞥見釵頭無比翼遥憶美人臨鏡妝鳳皇臺前雙鳳皇

原賦晉夏侯湛雀釵賦曰覽嘉藝之機巧持精思於雀釵收泉珍於八極納瓌異以表奇布太陽而擬法妙圖而應規於是妍姿英妙之徒相與競媲飛寵並修敕理衽襟整服飾黛元眉之琰琰收紅顏而發色流盼閒步輕袂翼翼恃炫豔以相邈常逍遥而侍側昔先王興道立教崇沖讓以致賢不留志於華好

原箴後漢崔瑗三珠釵箴曰元正上日百福孔靈鬢髮如雲乃象衆星三珠璜釵攝媛贊靈

原啓梁元帝謝東宮賚花釵啓曰蓋亂九衢花含四照田文之珥慙於寶葉王粲之詠恧此乘蓮九官之璫豈直黃香之賦三珠之釵敢高崔瑗之說況以麗玉澄輝遠過玳瑁之飾精金曜首高踐翡翠之名

增 說文曰釧臂鐶也

思王樂府曰弱條日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鐶

釧二

增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金釧一雙 南齊書曰東昏侯爲潘妃作琥珀釧一隻直七十萬 南史曰晉時師子國獻玉像高四尺二寸齊東昏毀像爲潘妃作釵釧 宋史曰王元象爲下邳太守好發冢有一冢每日初升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發之女子年可二十臥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慎勿見害女

臂有玉釧斷臂取之女復死

釧三

原 約腕 綰臂 王粲閨情詩云何以致契闊繞臂金跳脫

增 買書 易酒 唐書云交河王麴兄昭者其母將爲買之搜索家財不足其價惟有金釧數枚曰何愛此物令吾子不有異聞乎促買此書昭後位同膳卿頗以詩詠流譽八歲觀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柱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爲也何大驚異之 元史云岳柱字止所性穎悟方一日謂宰臣曰古詩輕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安妃金條脫是臂飾也 明皇雜錄云金陵人登六朝陵寢得玉臂支兩頭旋轉可以屈伸令圓近於無縫爲九龍統之功侈鬼神服飾部

金條脫 玉臂支 盧氏新記云唐文宗

釧四

【晉】鏤鐲祖台之志怪云建安中河間太守劉賜夫人辛於府後太守至夢見一好婦人就爲室家持一雙金鐲與太守不能名婦人乃曰此鐲狀如鈿珠大如指屈伸在人太守得置枕中前太守迎喪言有鏤鐲開棺視臂果無復有鏤鐲　挑脫字彙云釧古謂之挑脫金條旋轉數匝浮貫臂間古男女同用今惟女飾用之

【唐】寄情何偃與謝尚書云珍玩之物寄情玉名釧因就舉將數釧爲資同舉者遏之出而玩或踏其一於袖間衆相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後舉手揖釧隨於地衆服其量

【唐】與主得蘇甄異記云樂安章沈病死將殯而蘇云被録到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斷理得免其一女同時被録乃脫金釧一雙託沈以與主者亦得還遂共燕接女云家在吳姓徐名秋英沈尋問得之女父母因以女妻之

許吏放還續搜神記云襄陽徐陽病死夜忽焜然而起將婦臂上金環脫去明日獲蘇婦問故陽云吏持吾去多見行貨得脫者即許金釧便放令還

鈐

【晉】字彙曰鈐小釵承鬢者

【唐】王仲宣七釋曰戴明中之羽雀雜華鈐之蔵雜　孔焯七引曰長袖隨腕而遺耀紫鈐承鬢而騁輝

花勝一

【唐】釋名曰花勝言人形容正等一人著之則勝也　符瑞圖曰金勝者仁寶也不斲自成光如明月

【晉】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珍寶用有金勝　胡浩然立春詞曰最好是戴綵幡春勝釵頭雙結一賀方回立春詞曰巧剪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

花勝二

晉 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 原 續漢書輿服志曰太后入廟爲花勝上爲鳳皇爵以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鐫左右一橫簪之 增 荊楚歲時記曰人日造華勝相遺起晉賈充 原 晉中興書曰孝武時湯穀氏得金勝一枚長五寸形如織勝

指環一

晉 五經要議曰古者后妃羣妾御於君所當御者以銀鐲進之娠則以金鐲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本三代之制即今之戒指也

原 西京雜記曰戚姬以百鍊金彊照見指上骨惡之以賜侍兒 俗說曰晉哀帝王皇后有一紫磨金指環至小止可第五指帶 晉 宋書曰南夷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 南史曰武丁貴嬪武帝鎮樊城嘗登樓望見漢濱五彩如龍下有女子擘絖則貴嬪也帝贈以金指環納之時年十四 雲溪友議曰韋皐遊江夏與一青衣玉簫有情約七年再會留玉指環踰八年不至玉簫絕食而歿後得一歌姬眞如玉簫中指有肉隱出如玉環 唐書曰定安公主嫁回鶻來歸詔使勞問以黠

戛斯所獻白貂皮玉指環賜之

指環三

唐 火齊

晉 翡翠 拾遺記云吳王潘夫人以火齊指環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環榴之名將爲妖乎孫權乃翻其名爲榴環臺 桂石榴枝上因其處臺名曰環榴臺 指環換刺繡筆充知歎保長年之好乃令蒼頭急以蜻蜓帽贖之 結姻

計月 胡俗傳云始結婚姻相然許者便下金同心指環令數環計月也

晉 寄還 留別 卿後魏書云咸陽王禧子樹位宗正卿後奔梁武帝尤異之後復歸魏初辭梁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 甄異記云沛郡秦相義熙中至曲阿郵日暮失路遠見火光投之屋有少女因寄宿曉別女以指環與之去時迴顧乃是冢焉

指環四

晉 林邑王獻 杜道記云林邑獻金指環於吳主 大秦出 天中記云天竺大秦國出金指環傳云扶南有訟者責水令沸以金投湯中然後以手探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即焦

投湯辨訟 扶南傳訟指環投湯中然後以手探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即焦

晉 登山啓誓 芝五種求之法當以三月登山齋金環二雙啓以奉誓如此者三以爲盟也必得芝草

唐 劉寵葬母 益部耆舊傳云劉寵喪母時亂墳墓盡發寵乃矯句命爲家貧無財惟有手上金環賣造墓供送免發掘

晉 王諶寄妻 集靈記云王諶娘邪人仕梁爲南康王記室亡後數年妻子困於衣食歲暮諶見形謂婦曰夠困乏衣食我得財物當以相寄月小女探得金指環一雙

鈴

贈銀鈴 幽明錄云義熙三年山陰徐琦每出門見一女子貌極豔麗琦便解銀鈴贈之女曰感君眷照以青銅鏡與琦便結爲伉儷

繫金鈴 祖台之志怪云吳中有一人於曲阿見塘上有一女

子貌端正呼之即來便留宿乃解金鈴繫其臂至明旧更求女却無人忽過豬牢邊見母豬臂上有金鈴

瑞一

原風俗通曰耳珠曰瑞　曹植洛神賦曰珥江南之明瑞　崔劉公幹魯都賦曰插耀日之笄珥明月之瑞

原傅元豔歌行曰耳綴明月瑞　又鏡賦曰珥明瑞之迢迢點雙的以發姿　又七謨曰佩崑山之美玉珥南海之明瑞

瑞二

原諸葛恪別傳曰恪嘗獻權馬先鍚其耳范慎時在坐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　魏書曰太祖嘗得名瑞數具令卞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后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　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眞珠瑞珥

珥一

原說文曰珥瑱也瑱以玉充耳也　毛詩曰有斐君子充耳琇瑩　又曰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孫敏七誘曰珥明月之珍　杜季稚上巳篇曰窈

寵淑女美勝豔妃戴翡翠珥明珠

珥二

唐 周書曰武王伐紂商師大崩帝辛登廩臺取天知玉珥及鹿玉衣以自焚鹿玉則銷天知珥在火中不銷

韓子曰齊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薛公欲知所立人爲十玉珥而美其一獻於王以付十孺子明日視美珥所在乃勸王立以爲夫人也 史記曰淳于髡謂齊威王曰前有隨珥後有遺簪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 戰國策曰齊王夫人有七美珥 史記李斯上書曰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又曰武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將去送之廷尉

晉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合浦圓珠珥 唐書裴矩傳曰隋煬帝以四方朝貢踵至乃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前曳錦穀珥金緋者十餘萬 元史曰阿魯忽以耳環遺耶律希亮珠大如棗實價值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

梳枇一

釋名曰梳言其齒疏也枇言其相比也 說文曰櫛

梳枇總名也 增二儀實錄曰赫胥氏造梳以木爲之二十四齒取疏通之義 原毛詩曰其比如櫛 禮記曰男女不同巾櫛 又曰髮晞用象櫛 崔寔政論曰無賞罰而欲世之治是猶不畜梳枇而欲髮之治也 蔡邕女誡曰用櫛則思其心理 物理論曰威行法明滿吞舟之魚法不明則類於細櫛細櫛則苛慝生也 夢書曰夢梳枇爲解憂也蝨盡去百病愈也 增徐岑詩曰思見君巾櫛以弭我勞慁

梳枇二

原左傳曰晉太子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之命不敢從亦不敢言 新序曰楚莊王令旦與賢相語不知日晏也樊姬問其故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寵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未聞進一人未知其賢 漢書曰孝文帝遺匈奴繻袍梳枇各一 續漢書曰李文德素善延篤謂公卿曰吾常眛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篤聞爲書止文德曰延篤有王佐之才欲令引進之

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春秋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愼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魏志曰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管輅射逐一名之惟以梳爲枇耳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琱梳三枚

象牙梳三枚　增樵人直說曰孫思邈以交加木造百齒梳用之養生祕法也

梳枇三

涼琱梳　高文惠與婦書云今致琱梳一枚　晉梳　詩云美人梅檀梳　油木梳　坐上若無油木梳烹龍鳥鳳都成虛　增水晶梳　黃山谷詩云月高雲插水

涼賦晉傅咸櫛賦序曰大才治世猶櫛之理髮也理髮不可無櫛治世不可無才賦曰我嘉此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爲恥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已苟以理而委任期竭力而沒齒

唐銘唐羅袞櫛銘曰而有髮旦旦思理有心焉有身焉胡不如是　此首文粹作盧仝

傳明支廷訓蘇理相公傳曰蘇理相公字櫛甫山陽人也本質實木費幾許切劘以成規制憤人紛紜膠結而自外於理百爲引導一闢於大通之途又慮難以徑

行其直外貌委蛇而此中條分縷析井井不可亂讀書至元首明哉股肱起哉百工熙哉慨然歎曰萬始萬生悉資於元萬邦係一人諒矣椎魯雖鄰於古初而蒙茸無當於雅化吾欲舉世悛靦冠棠當襄元后克端軌物躬勤啓迪更設一副以佐之其副亦效公之容與以受成焉每當清旦之時洮瀕甫畢即率其副以進迎機導窾解而析之比類而通之間值紊塞而未易疏暢即或痛切肌膚弗顧期於萬法得理而止油油然更相左右奉爲故事會見善之地紊者秩塞者通盡歸約束冠蓋相望於塗已想當時姬公勤三握以勞制作謹四敕定三加非起公而預爲之經理不能怒髮如相如必且即公而夷科頭如管寧必且就公而整鬬很如閭巷少年囚首垢面必且憑公處分各就約束如初其隨在致理又可縷指而數計也者然豈一時搜剔所能惟總其大綱精密處副實爲政雖以丁年並進副以衰鈍乞休復舉一以副公共事如出一手無加大間舊之嫌處之謚如也微公寧獨通梁章甫無以示儀即九旒五冕安所辨等威哉

刷一

釋名曰刷者帥也帥髮長短皆令上從也亦言瑟也

刷髮令上瑟然也　說文曰荔草似蒲而小根可作刷
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　嵇康養生論曰勁刷
髮理僅乃得之　唐詩曰側釵移袖拂豪犀注豪犀刷髮器也

刷二

原董正別傳曰劉表子琮往候司馬徽遣左右候問徽
自鋤園左右問曰司馬君在耶徽曰即是也左右乃罵
曰汝何等園奴而自稱徽乎徽於是歸內更刷頭著衣
出見琮　陸雲與兄機書曰按行視曹公器物刷處尚
可識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畫豬氂刷大小三

枕

帕一

補說文曰帛三幅曰帕一正謣曰帕衣襆也　字彙曰
俗婦以緇色繒裹首曰帕同帊

帕二

原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綾裹帕五　神仙傳
曰王遥字伯遼頗能治病病無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
符水鐵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帕敷坐於地不飲不
食須臾病愈便起　補宋史曰高防先仕漢爲浚儀令
免職居數月夢一吏以白帕裹印授防寤而思曰白主

刑吾當爲刑官乎俄而周祖即位起爲刑部員外郎吏
齋印至一如夢中所覩

假髻一

增字彙曰髻綰髮也

副鄭元注云副婦人首飾三輔謂之假髻

原周禮曰追師掌王后首服爲

增炙轂子曰秦文王加珠翠

翹花名曰鳳髻始皇有凌雲髻參鸞髻望仙九鬟髻漢
有迎春髻垂雲髻同心髻魏有文綰髻百花髻晉有芙
蓉髻隋有九真髻凌虛髻祥雲髻唐有平蕃髻歸順髻
長樂髻百合髻　唐李賀詞曰金翹蛾髻愁暮雲

假髻二

原東觀漢記曰章帝詔東平王蒼惟王孝友之德今以
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衣一篋遺王可時瞻視以慰
凱風寒泉之思

增後漢書曰衛尉馬廖上太后疏曰
聞長安語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
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
實太后深納之　誠齋筆記曰明德馬皇后美髮爲四
起大髻但以髮成餘者繞髻三匝　采蘭雜志曰甄后
入魏宮宮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每日后梳
妝則盤結一髻形於后前后異之效而爲髻巧奪天工
號爲靈蛇髻宮人擬之十不得其一二

原晉中興書

曰徽祥說云泰元中公主婦女緩鬢假髻以爲盛飾用髮豐多不可行戴乃先於籠上裝之名曰假髻

增北齊禮服志曰八品女官偏髾髻十國春秋曰南唐昭惠國后寵嬖專房創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朵之狀

假髻三

增飛僊炙轂子云漢武帝時王母降諸仙髻皆異人間帝令宮中效之作飛仙髻　朝天十國春秋云後蜀乾德間婦女爭治髮爲高髻呼爲朝天髻　隋馬梁冀傳云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妝隋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髮甚長每梳頭立於榻上猶拂地已綰髻左右鬟髮各一指結束作同心帶垂於兩肩以珠翠飾之謂之流蘇　謝氏詩源云輕雲鬢參鸞見前　流蘇

假髻四

原銘晉成公綏蔽髻銘曰或造茲蔽南金翠翼明珠星列繁華致飾

髽一

華字彙曰髽束他髮飾髻也髮少則以髽益之　原毛詩曰鬒髮如雲不屑髢　髽疏云古人重髮以纚髽不使如髽之垂也箋云髽也　曲禮曰斂髮毋髽

人三角髻餘髮散垂腰　九鬟見前　風散髻蓋盤鴉隋馬之類　飛天紛宋書云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鬟直向上謂之飛天紛　闍埽妝三夢記云唐末宮中髻號闍埽妝形如掃

鬄二

晉陶侃傳曰范達嘗過侃時倉猝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鬄以易酒殽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

唐書曰黨城尉吳澤鬄民女髮爲鬄州不能勑薛季昶爲河北道按察使杖殺之

粉一

釋名曰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經粉者赤也染粉使赤以著頰也　神農本草曰粉飾一名鮮錫　墨子曰禹造粉　博物志曰紂燒鉛錫作粉　蔡邕女誡　淮南子曰漆不厭黑粉不厭白　抱朴子曰民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著粉太白施朱太赤　曹植樂府歌曰御金裹粉君傍中有藿納都梁　孔焌七引曰拭粉游紅屛黛揚蛾　傅元樂府曰粉加甲煎名香熏藿艾納涼光

粉二

漢書曰惠帝侍中皆傅脂粉　漢官儀曰省中以胡粉塗壁　廣輿記曰荀爽女名采嫁陰瑜年十九而寡爽詐病召采強以嫁郭奕采懷刃將自殺婢奪之因入浴掩戶以粉書壁曰尸還陰氏遂自經　魏略曰邯

鄴淳詣臨淄侯植時大暑植取水浴以粉自傅科頭胡舞擊劒誦小說顧謂淳曰邯生何如也　語林曰何晏平叔美姿儀面純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後夏月以湯餅食之汗出以朱衣拭面色轉皎然又魏志云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

魏名臣奏議曰中書監劉放奏云今官販粉賣胡粉與百姓爭錐刀之末利宜乞停之　鄴中記曰石虎以胡粉和椒泥壁曰椒房

粉三

原 范陽水　荊州記曰范陽縣有粉水取其水以爲粉今謂之粉口又華陽國志曰巴郡江西縣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爲粉則皦曜鮮芳常貢京師因名爲粉水

普 馬嵬土　廣輿記曰馬嵬坡上土白如粉女人面有黑黠者以水和粉洗之即除人稱爲貴妃粉　磨夷花　扶南傳曰頓遜國有磨夷花爲粉大香　水銀膩　古今注云三代以鉛爲粉蕭史與秦穆公鍊飛雪丹第」轉與弄玉塗之今之水銀膩粉是也　露華粉　飛燕外傳云趙后傳露華百英粉略記云周光祿諸姬掠鬢用鬱金油傳面用龍消粉染南海極子能含粉成雞雛染衣以沉香水

原 成雞子　神仙傳云眞人煮令嗽之雞子數十枚皆有少粉　泥椒房　詳前

脂一

普 釋名曰脣脂以丹作象脣赤也　廣志曰面脂魏興以來始有之

原 韓子曰若毛嬙西施之美麗無益於治明法度必賞罰則國之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明法面用脂澤粉黛　苻朗子曰其猶木犬守

脂瓦雞司晨　蔡邕女誡曰傅脂則思其心之和　鹽鐵論曰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待脂粉香澤而後容　又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

脂二

原 漢書曰翁伯販脂富傾縣邑　增 唐書曰明皇賜楊氏諸姨錢歲百萬爲脂粉費　唐百官志曰中尚署臘日獻口脂面脂頭膏及衣香囊賜北門學士口脂盛以碧縷牙筒

澤一

增 釋名曰香澤人髮恒枯瘁以此潤澤之　原 博物志酒泉延壽縣南有山出泉注爲溝水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謂爲石澤　蔡邕女誡曰澤髮則思其心之潤　楚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被拂面善留客　崔瑗七依曰加以脂粉潤以滋澤

澤二

增 唐書曰楚王靈龜薨妃上官氏持節嘗曰丈夫以義婦人以節我未能殉溝瀆尚可御妝澤祭他胙乎　又曰李德武妻裴氏持節居不御薰澤

黛一

涼 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畫代其處也　說文曰黛作螓畫眉也

唐 通俗文曰染青石謂之黛

唐 蔡邕協初賦曰粉弛黛落鬄亂釵脫　徐陵玉臺新詠序曰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臙支偏開兩臉

黛二

晉 酉陽雜俎曰趙合德每沐以九回香膏鬄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　玉京記曰卓文君眉不加黛望如遠山　漢書曰明帝宮人拂青黛蛾眉　東觀記曰明德馬皇后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　采蘭雜志曰膏神曰雁孃黛神曰天軼粉神曰子占脂神曰與贅首飾神曰妙好衣服神曰厭多楊太真妝束每件呼之人謂之神妝　唐書曰薛元賞爲京兆尹都市少年以黛墨鑪膚夸詭力剽敓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餘黨懼爭以火滅文

黛三

唐 崔頭青宋起居注云河西王沮渠蒙遜獻青崔頭黛百斤　蛾子綠煙花記宮中爭畫長蛾眉司官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蛾子綠云煬帝

唐 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的灼也此本天子諸侯羣妾當以次進御其有月事者止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於

面灼然爲識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於第録也 王粲
神女賦曰施元的結羽釵 元一作華 傅元鏡賦曰點雙的
以發姿 繁欽弭愁賦曰點圜的之熒熒映雙輔而相
望

燕支一

原 崔豹古今注曰燕支葉似薊花似菖蒲出西方土人
以染名爲燕支中國人謂紅藍以染粉爲婦人面色謂
爲燕支粉也 博二儀録曰燕脂起自紂以紅藍花汁
凝作脂以爲桃花妝蓋燕國所出故曰燕脂 日札曰
美人妝面既傅粉復以臙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
爲酒暈妝淺者爲桃花妝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爲飛霞
妝

燕支二

原 班固曰匈奴名妻作閼支言可愛如燕支也 西河
舊事曰匈奴歌云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
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博 采蘭舊志曰夜來初入
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
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人俱用臙
脂倣畫名曉霞妝

原 曜鑿齒與燕王書曰此下有紅
藍足下先知之不北方人采紅藍取其花染緋作胭脂

婦人用爲顏色可愛

增 潛確類書曰唐僖昭時都下競事妝脣以此分妍否其點綴之工名字差繁其略有燕脂暈品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園天宮巧洛兒殷澹紅心猩猩暈小朱龍格雙唐媚花奴樣子

器物總載一　食器并入

增 說文曰皿飯食之用器也　原 易曰制器者尚其象尚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禮記曰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又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月令曰仲春之月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又曰仲夏之月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又曰仲秋之月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又曰仲冬之月食黍與

氛其器閎以奄　又曰中央土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又曰去器之無用者權置者令去之　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蟠木離奇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

【增】賈誼治安策曰天下大器也今人之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異惟天子之所置之　又曰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　老子曰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原】虞翻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晉樂資曰夏侯元曰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

【增】地鏡圖曰齊器之象爲牛楚器之象爲馬越器之象爲蝦蟇宋器之象爲白狗秦器之象爲豚燕器之象爲豕

器物總載二

【增】史記曰舜陶於河濱器不苦窳　逸周書曰武王既勝殷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守廟者曰此何器也曰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即操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歎曰嗚呼物焉有滿而不覆者乎　史記曰武帝有故銅器李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

案其刻果然　又曰司馬相如與傭保雜作滌器於蜀中

白帖曰吳鄭泉嗜酒臨卒曰願身化爲土陶家取爲酒器　又曰晉武幸王氏家食器盡琉璃

又曰晉時敬器不存形製杜預創意造之　車頻秦書曰苻堅建元年中新平縣民耕地獲玉器初有金雕者頗知圖記王猛以爲左道勸堅誅之雕臨死表堅曰新平地古顓頊墟應出古帝王寶至是果得之　南史曰劉杳字士深爲東宮舍人昭明太子賜以瓠食器曰卿有古人風故遺古人之器　唐書曰太宗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褚遂良曰雕

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　又曰鄧景山清約子弟饌不過草具用器止烏漆　元結惡圓論曰元子家爲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友人公植曰吾聞古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爲卓不圓爲卿寧方爲汙辱不圓爲顯榮甚者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柰何造圓轉之器悅媚嬰兒乎　唐書于頔傳頔請升襄州爲大都督府初襄有鬃器天下以爲法至頔驕蹇故方帥不法者號襄樣節度

器物總載三

槽 銘明方孝孺食器銘曰汝飲而食當思爾職行而有得斯無媿色節己以裕衆是爲儉德嗇人以自封斯爲民賊毋以一食而忘天下毋以苟安而忽永圖

案一

原 說文曰案几屬也　槽 又曰櫁圓案也　原 方言曰槧　盬鐵論曰良民文杯畫案

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糒飯肉食所以亂治也　異苑曰百丈山上有石房內有石案置石書二卷　夢書曰凡夢見杯案賓客到多客大案少客小案

案二

原 燕太子曰太子嘗與荊軻等案而食　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信曰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玉具之劒臣背叛之內媿於心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子孫爲小吏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　漢武故事曰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疑其山精常令案上行東方朝問曰亘靈汝何以叛阿母健不

槽 漢書曰貢禹奏曰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

當所以食臣下也 原 東觀漢記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又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語嘗屏案不食 又曰祭肜素清約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儲副帝嘉其功賜錢百萬及衣冠刀劒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疊 江表傳曰曹公平荊州乃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周瑜魯肅諫拒之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復有言迎北軍者與此案同 增 南史曰江秉之爲新安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唐書曰唐起居舍人執筆隨宰相入殿夾香案分立

殿下 杜陽編曰同昌公主琢百寶爲圓案 唐書曰劉元佐既貴母尚在見縣令走庭中白事退戒元佐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於縣亦當爾而據案當之可安乎元佐感悟待下益加禮 五代史曰孫晟事李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伎各執一器環立而待號肉臺盤 宋史曰林特精敏喜吏職據案終日不倦

案三

原 漆書 金度 魏武上雜物疏云御物有純銀鏤帶漆畫書案一枚 東宮舊事云皇太子納妃初拜有漆金度足奏案一枚 青玉 增 白石 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

之青玉案 廣輿記曰張九齡未第時建宅桂山中八案皆白石琢成

繞烈士傳云魏公子方食有鴻飛入其案下公子怪之詳鴻 廣輿記云五代時陸昭符爲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左右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案叱之雷電忽散得鐵索重百斤許徐命納庫中人服其雅量

案四

原 俯舉東觀漢記云梁鴻適吳依大家皐伯通廡下爲賃舂妻孟光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跪奉又云魏霸延平元年仕爲光祿大夫妻死長兄伯爲娶妻送至官舍霸曰年老兒子備具何用空養他家老嫗爲即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跪霸曰不敢相屈妻 子元三杯漢書曰朱博字子元爲御史大夫慙求去 趙王自持史記云漢七年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甚恭高祖富貴食不重味 祖深一肉南史云梁郭祖深爲南津校尉加雲騎將軍常

服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 與可噴飯 瀘洋縣舊志云與可作亭筦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胷中是日與可同內人遊此燒筍晚食筦谷中蘇子瞻寄詩云料食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原 季齊 撒餽 廣陵傳云吳戒字季齊性剛直同業陳叔爲賊戒往見之叔爲設食戒曰汝爲賊柰何爲人設食因舉案投汀令其撒餽 趙王自持 史記云漢七年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甚恭高祖箕踞罵之 許后親奉 漢書云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供養

負版類楯 詳鏡三象兵注 撝 糊紙如銀 撫言云舉人多以白詩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 曹公視書 太平御覽云陸雲與兄機書云按行曹公器物有奏案五枚又作敲案以臥視書 原 石虎行文 鄴中記云石虎以宮人爲女官門下通事又以正案行文書

案五

原 銘漢李尤書案銘曰居則致樂承顏接賓承奉奏記通達詔剌尊上荅下道合仁義　梁簡文帝書案銘曰刻香鏤彩纖銀卷足照色黃金迴花青玉漆華映紫畫製舒緑性廣知平文雕非曲厠質錦帷承芳綺縟敬客禮賢恭思儼束披古通今察姦理俗仁義可安忠貞自燭鑒矣勤銘知微敬勗皐松菊堂飲中八仙案八仙案銘曰東

八一

增 釋名曰几庋也所以庋物也　器物叢談曰几案屬長五尺高二尺廣一尺兩端赤中央黑几所以依凭之

具然非尊者不之設所以示優寵也人几在左神几在右又不可以不辨也　原 李尤几銘序曰黃帝軒轅恐事之有闕作輿几之法　增 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原 周禮司几筵曰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彫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又曰凡吉事變几凶事變几鄭注王祭宗廟祼于室饋食于堂繹于祊每事易几神事示新　又曰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　禮記曰進几杖者拂之　又曰謀于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又曰龜策几杖席蓋重素袗

絺綌不入公門　又曰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　補又曰乘車必以几　又曰大夫七十致仕則必賜之几杖　原左傳藻遠啓疆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瞬有章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　補蘇軾詩曰世家不可恃如倚折足几

几二

原左傳曰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智伯怒投之以几出於其間出假句之間也智伯荀瑩字也　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自喪其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隱几據杖眄視相使則廝役之人至　補廣輿記曰梁孝王嘗集諸遊士於曜華宮使各賦枚乘賦柳路喬如賦鶴公孫詭賦文鹿鄒陽賦酒公孫乘賦月羊勝賦屏風韓安國賦几不成鄒陽代韓鄒罰酒枚乘諸人賜絹各五匹　原漢書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導於帝今年耆有疾俊乂大臣惟國之重書曰毋遺耆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其令太

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　又曰朱博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奮顏抵觸其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乃召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吏選其可用者皆斥罷諸病吏　東觀漢記曰黃香爲尚書郎以香父尚在賜臥几靈壽杖　續漢書曰大將軍何進辟鄭元元以進權戚不敢遲意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待之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漢舊儀曰祭天用玉几玉器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上車漆畫重几大小各一枚　魏

志太祖以素几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古人之器　續漢書曰魏文帝賜楊彪几杖以彰舊德　竹林七賢論曰魏封晉文王王辭公卿皆當喻旨司空鄭沖馳使從阮籍求其文立待之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而起書几版爲文無所治定乃寫封信　晉書曰王羲之字逸少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其父誤刮之門生驚懊累日　鄴中記曰石虎御坐几悉漆雕畫以五色　南史曰沈麟士字雲禎隱居以篤學爲務恒憑素几鼓素琴　陳書曰王沖爲太子少傅高祖以沖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

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之以几

宋史曰蘇雲卿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相馳書函屬豫章帥及漕帥漕爲遊士訪之入圃雲卿曰客何來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卒不應召　廣輿記曰龔開字聖予淮陰人宋亡不仕家益貧賓客造訪至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背按紙作唐馬圖甚工一出人輒以數十金易之

几三

孤文鳥皮　雲仙散録云房壽六月召客凭孤文几

杜甫詩云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

覆雲紈　加緣錦

拾遺記云瀛洲南有金鑾之觀中有寶几覆以雲紈之素

記云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緣錦其上謂之緣冬則以細罽爲褥憑之

鵠蟠膝　曲木抱腰　語林云任元褒爲光祿勳孫琰往詣之見門吏憑几視孫入語任曰吏憑几對客爲不禮任便推之吏答曰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值其兩足便爲憑几何必孤鵠蟠膝曲木抱腰

几四

檀桐木　神仙傳云葛仙公憑桐木几於女几山學化爲白鹿三足時出於山上　**靈檀**　元覩手鈔云謝霜田有七寶靈檀之几几上有文字隨意所及文字輒見故道經云世有靈檀則百事可圖世有神瓜則飲食可廢　**步挽**　潛確類書曰道武賜元　**連理**　廣輿記云庾易字幼時新野自娛長史袁慕其風　**連理**　廣輿書格報之自娛居江陵雅性恬靜以文史連理几竹翹風賠以鹿角書格蚌盤牙筆易將

之諫書之於几

盛眞經漢武內傳曰帝受西王母五岳眞經六甲靈符十二事盛以黃金几封以白玉函以珊瑚爲牀

陳蕃設漢師友祭酒時設東西之坐重席漆几以候之

呂布斫魏志曰呂布勇而無謀宜早誅之太祖求徐州牧及登桓布拔戟斫几責之

劉政造異苑云歷陽石秀之條有一人著平巾袴褶語之曰聞君巧佯之自陳云劉政能造數旬而頒

孔融憑九州春秋曰孔融爲北海太守爲袁譚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觴憑几安坐讀書論義自若也

石室玉几明幽明錄云海中有金臺生別傳云岱宗山石室有金牀玉几

海島金几雕文備制

原詩齊謝朓詠烏皮隱几詩曰蟠木生附枝剞劂豈無施取則龍文鼎三趾獻光儀勿言素韋潔白沙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

原賦漢鄒陽几賦曰高樹凌雲蟠紆煩冤旁生附枝王命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趾者督直聾者磨聾齊貢金斧棄入名工迺成斯几離奇駁犖似龍盤馬廻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

補文唐柳宗元斲曲几文曰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家國亘爲棟楹齊爲閨閾外陽平端中室謹飭度焉以几維量之則君子馮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採木以限肘腋敲形詭狀曲呈詐力制

類奇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
遑息余明斯畜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
中遭生不完託地撓埜反時燠寒鬱悶結澀癰蹇艱難
不可以遠遂虧其端離奇詰屈縮忍嶷屹舍蝎孕蠱外
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
毒敗形陰沴遷魄禍氣侵骨淫神化脈體仄筋倦榮乖
衛逆乃喜茲物以為已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烏可昵
近以招禍癖且人道甚惡惟曲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
愆在肩為僂在膝為攣戚施踦跂匍匐拘拳古皆斥遠
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朝歌迴車簡牘載焉昭
王市骨樂毅歸燕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宜惕正直
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不乾乾既和且
平獲祐於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增銘黃帝几銘曰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
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

武王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 原漢李尤

几銘曰虛左致賢設坐來賓筵牀對几盛養已陳
殽仁飯義枕典席文道可醉飽何必清醇西伯善養二
老來遊 晉張華倚几銘曰倚几之設設而不倚作器
於此成禮於彼 蘇彥隱几銘曰良匠造器妙巧應規

俯仰灼照商略神奇假物興思須以忘疲

增宋陳堯佐几銘曰親仁可以自託友賢可以自扶求仁得仁必馳必驅若隱几以召憑几而呼則仁賢斯遯廝役來趨嗚呼賢既遯身即孤　晏殊几銘曰小飯防館跬行虞跌中有角墊衣存衽鈹惟忠與孝則罔摧折　鼂補之几銘曰仲遠好學辭藻良贍逸然有子貢之感時倦而願息聞之吾師曰生無所息仲遠其務自強而夕惕

胡牀一

增詩話曰今之交牀本自外國來始名胡牀隋以讖改名交牀唐穆宗時又名繩牀

胡牀二

增風俗通曰漢靈帝好胡牀　魏曹瞞傳曰操與馬超戰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掩至操恚猶坐胡牀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引操入船得渡　魏略曰裴潛爲兗州刺史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　魏志曰蘇則從文帝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臣臣愚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皆赦之然以此見憚　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

琵琶作大道曲　晉書曰謝萬嘗詣王恬坐少時王入內謝喜謂必厚供待良久沐頭散髮而出亦復不坐乃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然了無相酬對意　世說曰庾太尉在武昌時秋夜氣景始佳諸佐吏殷浩之徒共登城南樓理詠音調甚遒俄而庾公率左右步來諸賢欲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賢士談詠竟夕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常至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貴買其畚云隨我去取直猛隨去忽至深山中見一公據胡牀頭髮悉白猛因拜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酬畚既出顧視乃嵩

高山也　晉書曰王子猷泊舟清溪聞桓子野善笛而不識遇桓於岸上過客有識之者云此是桓子野王便令人通問聞君善笛試爲我一奏桓素聞王名即便迴下車據胡牀作三調弄畢便去主客不交一言　梁書曰武帝軍至新林楊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　五代史曰梁太祖命武士執朱珍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耶　宋史曰曹彬爲晉州兵馬都監

一日與主帥暨賓從環坐於野會鄰道守將走价馳書來詣使者素不識彬潛問人曰誰爲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爲紿已笑曰豈有貴戚近臣而衣弋綈袍坐素胡牀者乎審視之方信　明通紀曰僞漢丞相胡延瑞守南昌見江州破遣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踢所坐胡牀上悟許之

胡牀三

增金飾　寶裝宋書云宋憲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會朝廷以金飾胡牀及金抹器賜諸貴羅宗憲曰繁纓諸侯之馬飾猶不可與陪臣況以彝典之器賜外臣不若加賜金帛　北齊書云武成胡后衛

金錢於沙門曇獻席下又拄寶裝胡牀於牖屋辟武成平生之所御者也

胡牀四

原詩梁庾肩吾詠胡牀詩曰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跂形已正文斜體自平臨堂對遠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淄館下淹留奉盛明

巾箱一

增齊書曰王儉令學士隸事多者與巾箱服飾陸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各數條遂并舊物奪去　續仙記曰張果老白驢休則疊之如紙置巾箱中以水噀之復成驢

巾箱二

原 內果　出藥　世語云盛法濟者有男年二十歲得疾經年不愈有神來語言牀席不淨神何處坐濟曰有漆巾箱其中物因內新果于箱中動搖即持之可五升米重便取果出於鐵鑊煮之百餘沸出乃成灰其男服灰即愈　述異記云漢末時有一人腹內痛晝夜不眠敕其子曰吾氣絕後可剖視之得一銅鎖後華佗聞之便往出巾箱內藥投之鎖即化爲清酒

增 化珠　原 收雀　宋書云元兇劭姊東陽公主召女巫嚴道育云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臥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爲雙珠圓青可愛遂爲巫蠱　北堂書鈔云楊寶見黃雀被創收於巾箱　有一卷　置五經　漢武內傳云武帝有一卷小書王母曰此五岳真形圖昨青城諸仙就我求今當付之齋書曰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循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索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荅曰巾箱中

有五經於檢閱易月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爲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笈一

增 說文曰　笈同篋　驢上負也　風俗記曰笈學士所以負書箱如冠籍箱也

笈二

增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語武帝曰阿母令以瓊笈妙蘊發紫臺之文賜汝　原 謝承後漢書曰包咸字子良少爲諸生受業長安負笈追師　又曰蘇章字士成北海人負笈追師不遠萬里　又曰高弘字伯武河內山陽人也爲琅邪相到官自負笈單步入界聽採風俗厚

薄 增 又曰方儲字聖明負笈到三輔無術不覽 原 又曰李固父爲三公而固嘗步行負笈千里從師

笈三

原 尋師 弔友 謝承後漢書曰秦宏博覽羣書六藝常負笈尋師變易姓名 又曰徐穉字孺子公車五徵皆不降志其友喪負笈赴弔於百里外 賣卜 增 負書 又云郎宗宗宗負笈遁去 下詳笈 賣書 又云郎宗字仲緩負

箱一

原 齋書曰褚炷居身清正爲吏部尚書出行左右捧黃紙帽箱風吹紙剥殆盡

箱二

原 曹公器物 王氏朝儀 陸雲與兄機書云一日案行案大小五枚書車又書箱想兄識彥高書箱并視曹公器物有書箱在奏練悉朝僕緘之青箱世號青箱王氏

籠一

增 說文曰籠竹高篋也

籠二

原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文金裝衣籠 晉中興書曰王敦害周顗籍其家止見有素籠數枚中有故絮北堂書鈔曰祖約料財物客至以兩小籠著背後傾身障之 晉書曰劉柳爲僕射時右丞傅迪廣讀書而

不解其義柳惟讀老子而已迪每輕柳柳曰卿讀書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人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人號之書簏

簏三

原 受絹

增 借書 世語云楊脩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曹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吳質與謀楊脩白太祖太子懼告質質曰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重白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太子從之脩果重白太祖由是疑焉 廣輿記云宋令狐楚卜築湲溪之上嘗雪中跨馬入城詣張君房借書令蒼頭攜簏負琴以隨君房乃長吟曰借書離近郭冒雪度寒溪友人林逸繪圖以贈

筒一

增 說文曰簞筒圓曰簞方曰筒飯及衣之器也

原 尚書曰惟

衣裳在筒

筒二

唐 遺餅進飯 東觀漢記曰上問第五倫曰卿爲市掾人有遺卿母一筒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所生此語又曰上聞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筒麥飯兔肩 藏神龜 西京雜記云宣帝以琥珀筒盛身毒寶鏡 書 盛寶鏡莊子曰楚有神龜死三歲矣王巾笥而藏之

筒三

吳 獻筒 吳越春秋曰越以文筒七枚獻於吳王 發筒 夫子廟素書云發吾筒鍾離意 經筒 後漢書曰邊孝先自云腹便便五經筒有 葦筒 風俗通云孝靈帝建寧中京師長者皆以方葦筒爲書刀具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筒郡國讖簡也今用之天

下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後黨錮皆讞廷尉人名悉入葦方筒中斯爲驗矣　竹筒　北堂書鈔云蔡良五女練裳布被竹筒木屐而遣之又按唐書云大曆八年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持竹筒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字言一事即不仲以筒貯屍席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賜以衣

注　去任餘縑唐書曰元德秀爲魯山令所得俸悉著書藏篋韻府云趙宋孫甫字之翰著唐書七十五卷常別緘其筒餘一縑駕柴車而去其筒避之於池島邊還及門曰書筒在乎曰在餘無所問

筒四

原　銘後漢胡廣筒銘曰休矣斯筒凡器爲式受相君子承此印紱帝命所賚用褒令德備以自脩所以自救忠肅恭懿鮮不爲則靡悔靡吝神人致福

注　說文曰匱櫝也匣也　韓愈曰伯樂之廢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

匱二

原　晉書曰甘卓性先寬和忽便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其家金匱鳴聲似趙鏡清而悲巫云金匱將離是以悲鳴襄陽太守周憲等承望敦意害卓

注　唐書曰王伾闕茸無大志通天下賕謝日月不關爲巨匱裁竅以受珍使不可出則寢其上　廣輿記曰蘇毓郴人事母以孝聞一日忽告母曰仙道已成上帝來召

母曰吾誰養乃留一匱云所需即有　元史曰月魯不花爲浙西廉訪使會張士誠據浙西僭王號度弗可與並處令姪同壽具舟載妻子自匿身木匱中蔽以橐秸脫走至慶元

匱三

原 玉櫝　金縢左傳云昭公七年齊伐燕燕人行成盟於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罌

藏緂　原 賣珠　周紀云夏后之衰二神龍止於

耳不克而還　尚書云金縢之匱

庭及請其蔡藏之龍亡而緂在櫝　韓子云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匱熏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匱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賈匱未可謂善鬻珠也　紬書　藏券　司遷傳云紬金匱石室之書　漢書云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櫃 銘　漢李尤匱匝銘曰國有都邑家有匝匱貨賄之用我之利器

廚一

櫃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柏書廚一梓書廚一　齊書曰陸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　南史曰衡陽王鈞甚見寵貴人卒鈞哀毀甚先是貴人以華釵廚子賜鈞以爲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嗚咽見者皆爲之悲

廚二

增 施牀 魏略云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常隨青牛先生先生性牲方正曉知星曆風角鳥情累得其術有婦無子後亦喪婦獨居甎爲障施一廚牀道側以食宿其中 寄畫 晉陽秋云顧愷之尤好丹青嘗以一廚畫寄桓元悉糊題其前元乃發廚後而取之封題如舊以還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猶人登仙也

簏一

增 說文曰匧同簏 臧藏也 禮記曰入學鼓篋遜其業也

簏二

原 莊子曰將爲胠簏之盜固宜鐍然大盜至則必負匱揭簏而趨 增 風俗通曰伐宗上有金簏玉篇能占人修短漢武探策得十八乃倒讀曰八十果應 原 漢書曰武帝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簏張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相校無遺 增 魏志曰胡質爲征東將軍歿後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簏而已 晉書曰張華身死之日家無遺財惟有文史溢於几簏 唐書曰柳璨公卿託爲牋奏名譽日洽以爲博奧時號柳簏 宋史曰李大臨以工部郎中出知海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簏化爲雙雄鬬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爲盜械送於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 廣輿記曰宋楊萬里歷仕三朝始終一節居恒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一簏藏之臥所戒蒼頭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趣

裝者

篋三

原 返錦　市珠左傳云衛人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叔向受羹返錦　隋書曰突厥有明珠一篋價直八百萬與中國交市　獨孤后曰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　示詡書

增 封度牒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命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　明紀云靖難兵入城人授建文帝一小篋封鑰甚密啓視之　貯裹帶　元史云武宗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中有故篋得楊應能度牒及披剃之具於是遁去　擔圖書　問李邦寧對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樸儉可爲華侈之戒帝命發篋視之歎曰非御言不以富貴妻子爲念行篋一擔圖書半之　宋史云馬伸在廣陵朕安知之

篋一

增 說文曰簽問函鏡簽也

篋二

增 賜果　原 噉梅　唐書裴諗傳上賜御篋果　語林云范汪能噉梅至一斛篋須臾噉盡

篋三

原 太后篋　後漢書云陰太后崩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謁原陵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篋中物感動悲涕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增 貴人篋　拾遺記云陰貴人食瓜美帝使求之時嚥遺獻異瓜云是崆峒靈瓜又常山獻巨桃及后崩侍者見鏡篋中有瓜桃之核視之涕零也

增 散風篋　品物類聚記云魏武上雜物疏云御有純銀澡豆篋純銀鏤蓋表云賜鏡奩等前後有純銀漉豆篋純銀括鏤篋　原 澡豆篋　薛氏貯食物以散風篋　賜鏡篋　蔡邕云鄭代公愛重疊父母於子無以加此　寄香奩　孫仲寄妹書云鏡與粉盒與郎香篋與若

增 說文曰匣匱也　古歌曰流塵生玉匣　楊炯詩曰塵匣初開鏡
妝匣悽餘粉　杜甫詩曰

匣二

原 銀匣 魏武上雜物疏云御襪
物有銀鏤漆匣四枚

增 玉匣 尚書故實云
玉具蹟最惜蘭亭後 唐太宗得大
宗以玉匣貯藏昭陵 高 硯匣 柳宗元詩云硯
匣留塵盡日封 鏡匣
酉陽雜俎云元和初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
倍因發其下得甕匣十三重各匣一鏡惟第七者光照
日

原 雞犬匣 拾遺錄云舍塗國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之能言雞犬牛豕死者以玉為匣埋海上其主游戲海上於地中間犬豕雞之聲主者猶識掘而取還養如昔焉惟毛羽禿落久更如舊

蛟龍匣 杜甫詩云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

原 出太阿 文選云太阿出匣

增 得

如意 胡紹別傳時人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為蓋布雲母於其上開之乃得白玉如意

增 山亭石匣 宋史五行志云漢乾祐中荊南高從誨鑿池於山亭下得石匣長尺餘烏鍋甚固從詢神之屏左右焚香以酪匣中得石有文云此去還龍即歌及宋建隆中從誨孫繼沖入朝改鎮徐州龍隆音相近

萬里玉匣 廣輿記洪武初居人於萬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乃宋真宗祀后土文

增 傳 明支廷訓方函子字肅將鄧林其拜匣傳曰方函子故居也會詔掄材各以次第上公車上者擬棟梁舟楫其次列散曹雜局隨所長而自效焉函自分雖不能大用而負才實美不欲混厠任使而逐逐於垢氛寧與詩書禮樂為伍得班輸氏薦剡拜儀禮司丞端方自處無

圓融婉轉之態命其掌集儀注往往得當如通謁餽遺報申轉復隨其疏戚尊卑一稟成命而預珍之臨時宣達無纖毫僭忒即有封事亦必與謀之信宿而後上不則非有所蒙焉而不白即有所蹴焉而不寧者外是而文英帖括韻士謳吟亦皆在其樂與中若貪黷私昵之事如病不越宿即命持去有一二素封遊治以千金之券相媾之詞託巫中處不得已而勉留隨促之曰巫去君能固我爲人能發我藏將重資無據隱情頓洩矣人亦憚其方正事不關禮數者不能久瀆一日治資斧爲千里之行挈之與俱導迎體度一如家食時也主人適坐煩劇不能成寐又爲之奉枕席而令其安寢爲婢公爲莊生爲黃粱與南柯各任其結想以成境覺時依然一巫也主人器之曰方君畫能相我以禮夜能遺我以安巫不任受德也趨陪往還常虛中以待會經曲而協以時宜至老圭角漸融神色益朗秉禮始終不倦

嚴器一

納婦　嫁女　魏武禁鮮飾令云孤不好鮮飾嚴具用新皮革筍以黃革緣中遇亂世無革筒乃更作方竹嚴具以皁韋衣之龐布裹之此孤平常之用者也內中婦曾置嚴具於時爲之摧壞今方竹嚴具紵漆甚華好　汝南先賢傳云黃良嫁女以竹方筒爲嚴器

嚴器二

簪珥嚴器 北史后妃傳云舊儀司故事云梓宮用嚴器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器五具馬齒嚴器五具 原 金篾嚴器 南史云宜都王鏗鎮姑孰於時人家得金巾箱織金篾為嚴器條以慈間營林救恤温文家得金巾箱以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缺念使長史蔡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 嚴器 油漆嚴器 魏武上雜物疏云油漆畫嚴器一純金參畫方陸雲與兄機書云按行視曹公嚴器物嚴器方六七寸高四寸 嚴器物幾具 秦嘉婦與嘉書云今奉嚴器中物幾具

筐筥一

筐 說文曰筐飲一作器筥也 又曰筥籍也 又曰簏同筥飯筥也秦謂之籍 趙宧光說文長箋曰筐篚當是

箪笥之屬說文訓飲器左矣又言筥也筥訓籍籍訓飯筥說文飲字當是飯誤 三禮舊圖曰筐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祭祀之器筥其制圓而長深行幣帛及盛物但可以實物而已又曰筥圓受五升盛饔餼之米致於賓館 小爾雅曰把謂之秉秉四謂之筥 易經曰女承筐無實 毛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又曰于以盛之惟筐及筥 注云方曰筐圓曰筥 又曰標有梅頃筐塈之 又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左傳曰苟有明信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禮記曰醴則縜而蠯有筐

筐筥二

增 呂氏春秋曰有娀氏二女為九成之臺上帝令燕往遺二卯爭搏之覆以玉筐北飛遂不反簡狄吞之生契

左傳曰晉侯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血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西京雜記曰元后在家日燕銜白石大如指墮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為二其中文曰母天下遂復還合後為皇后常致璽中

吳志曰孫皓即位所在承指數言瑞應以問侍中韋昭後改名曜昭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　晉書曰庾衮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衮

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明通紀曰永樂十八年皇太子赴北京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駐馬問所用曰歲荒以為食太子惻然顧中官賜之鈔命山東布政司發粟賑之

籠一

增 說文曰籠舉土器一曰笭也又鳥檻曰籠　淮南子曰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之罟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又曰狐裘負籠甚可怪也　楚辭曰鳳皇作羅籠兮雖翕翅其不容

增獻鵠　出鴆

史記云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飛其鵠破籠見楚王曰飲鵠飛亡吾欲剖腹之故令士自殺買鵠代之是歲王也欲奔亡痛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王曰信士如此倍鵠在也厚賜之傳咸斑鳩賦敘云余閒居無為有時遊顧見斑鳩音聲可悅於是捕而畜之既以馴擾出之於籠無何失去後時時飛翔始如有戀聊為之卿開籠放鴿為祝晉王義之性喜畜鵝一卷籠鵝而去

養雞　放鶴　出鴆

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恒籠著窗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元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云林通出客至童子開籠放鶴通即歸坐書生護一書生求寄鵝籠與兩鵝並坐鵝原化記云宰相冥司必以籠讓之

宰相韻府云苻彥遇之不覺其重

籠三

增金籠　成公綏鸚鵡賦云小禽也以其能言解意故為人所愛玩之以金籠升之以賤堂可謂珍之矣

蓋未得鳥之性也

藥籠　唐書云元澹字行沖謂狄仁傑曰脯腊以供滋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狄仁傑曰此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青絲籠　王維詩云歸鞍帶青絲籠

銀絲籠　杜甫詩云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

竹籠　明紀云天順中刑部尚書軒輗致仕陛辭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輗頓首賜白金綵帛之

績籠　績述征記云梁郡西有籠水發源長城山遠之直北流於梁郡西南濟水或云齊之孝婦誠感神明涌泉發於內室潛以績籠竅人莫知之由是無谷汲之勞姑及家人疑而窺之值婦出而搜其室既無所覩試發此籠而泉流漂居宇所以名曰籠泉遂潰湧籠水也

說文曰筒通簫也

筒筩同

又曰筩斷竹也　韻府曰蜀郡

縣截大竹爲筒盛酒閉以藕絲包以蕉葉信宿香達於外曰鄀筒　杜甫詩云酒憶鄀筒不用酤　黃庭堅詩曰日落幾家收釣筒

筒二

增 吸酒　著詩　珊瑚鉤詩話云魏正始中鄭公懿三伏避暑取荷葉盛酒刺葉與柄通屈莖如象鼻持吸之名碧筒杯　林逋集注　寄書　貯米　晉書云陸機以竹筒盛書信繫黃耳犬頸送至其家　續齊諧記云楚人五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屈原蘇軾詩云飯筒仍憩禁　聽鳳　盛魚　律呂新書云伶倫取嶰谷之竹吹之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筒聽鳳之鳴成都買魚盛以竹筒　廣輿記云漢杜孝巴郡人每嗜魚膾杜役於汲忽見竹筒浮至異而取之見二魚刻夫所寄也孰以進始聞者歎其孝感　投書　貯錢　漢書云韓福爲潁川太守爲鈲筒投書民相告訐韻府云東坡在黃州日以錢百五十作一塊用不盡者貯竹筒中　投殘食　灌小園　杜甫詩云連筒灌小園　廣輿記云豐干禪師斷竹爲筒投殘食於內寒山來即負之去

筒三

增 詩　唐杜甫信行遠脩水筒　引泉筒也按信行隸人名　詩曰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雲端水筒圻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脩通流與廚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餐貌赤如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於斯荅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　錢起贈裴侍郎湘

川迴以青竹筒相遺詩曰楚竹青玉潤從來湘水陰緘書取直節君子知虛心入用隨憲簡積文不受金體將丹鳳直色映秋霜深寧肯假伶倫謬爲龍鳳吟誰將翰苑客昔祕瑤華音長跪捧嘉貺歲寒慙所欽

箕帚一

說文曰箕簸也　世本曰少康作箕帚　禮記曰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被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　又曰良工之子必學爲箕又曰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驅執箕膺擣淮南子曰周鼎不爨而不可賤埽帚日用而不足貴

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三日買箕四枚懸堂上四辟令人治生大得治田蠶萬倍錢財自入　宋黃庭堅詩曰開談屢逼人落筆若揮帚

箕帚二

國語曰越王句踐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帚於王宮　史記曰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　又曰騶子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　漢書曰單父人呂公見高祖狀貌因重之曰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　又曰上朝太公太公擁彗迎

門却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

箕帚三

婦門　拂座史記云魏勃欲見齊相曹參無以自通乃思逶性簡潔客來使人視衣服垢穢便不前齊相舍人門以求見齊書云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士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書字　擲鵲晉書云王獻之善隸書有父風以婦帚霑泥擲之甚善　南越志云鮑靚爲南海太守嘗夕飛往羅浮兩鵲飛入小齋史以帚拂去北海徐寶婢蘭義熙中忽患而自拂拭有異於常家共伺察見有婦帚從牖角來趨云賈誼上書云秦人借父耬鋤處有德色因取箕帚立而誶語　西域志云佛帚在月支國長三尺許似孔雀尾也　文選

云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輕其所短語云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　辱妒婦　嫁孤女齊書云劉休妻王氏妬帝聞賜休妾敕與十村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賣帚帝阜莢以辱之將嫁美服既具衆列酒汝豫不汝取疵今汝適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溫恭朝夕雞休勿休也　晉書曰庾衮字叔褒兄女名芳若爲箕帚曰芳乎汝少孤汝逸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

箕帚四

讚銘漢李尤箕銘曰神農植穀以養烝民箕主簸揚糠粃及陳　明方孝孺帚銘曰地之垢治之以帚心之垢不思其道汝居空潔兮於汝何有